

昭和十五年十二月廿日

文華出版社主辦  
文藝綜合月刊

天

地



聞

第 三 期

廿九年九月一日出版

# GOODDOWN

A MEDICATED FRUIT CANDY FOR CONSTIPATION

## 味美 糖腸潤 果導

本品以酚醇酞(PH ENOLPHTHALEIN)與各種鮮菓糖汁配製，香甜適口，絕無藥味，婦孺老少，人人悅服，服後迨達腸管，即能催進腸管運動，軟化糞塊，誘導自然排便，無刺戟性，不起腹痛或瀉洩，故體熱或有痔疾及有烟癖者，均得常服，毫無流弊。

●治主●

腸部燥熱便秘，痔瘡，宿便，習慣性便秘，腹痛，泄瀉，婦女經閉，產後便秘，久病後之便秘。

●行發房藥大法中●



# 星魁濁梅



當然 第一 梅濁魁星

## 菌滅毒消 而沙林亞



凡洗手淨面，浴室水中均應加入「亞沙林」以資消毒。此藥能殺滅傷風及皮膚病中之細菌。須注意：「亞沙林」之溶液，不可與漂白粉混合，以免產生毒氣。家庭衛生必備之要品。

品出房藥大洲五

無論「亞沙林」之功效，「製造」方面研究比較起來，在全世界數萬淋濁藥中，「梅濁魁星」始終占着第一位，這是各國名醫所公認的！

「梅濁魁星」獨具透膜殺菌化學殺菌的雙重特殊藥力，能使屢醫屢藥不愈的頑惡淋濁，服之於短時期內澈底斷根，永不復發，凡是服過「梅濁魁星」的病家，都可為君作有力的保證！

特種 梅濁魁星

上海柯爾登藥行經理

國內各埠各藥房均售

……一天下第一……



# 天地間

第三期  
目次

- 廿世紀的「亞多尼斯」……………樂天(二)
- 英國人……………老舍(七)
- 「唯男」與「唯女」……………壽儀(一〇)
- 英國的孩子們……………熊式一(二三)
- 夏之緬想……………丁諦(二六)
- 蘇杭人……………張葉舟(二九)
- 我的叔父……………顧啓源(三二)
- 出國……………甦夫(三四)
- 觀禮記……………包善傳(三五)
- 阿根廷京城大典當一瞥……………孫寶(三七)
- 古巴是美麗之鄉……………郭里(三九)
- 老敲鐘人……………孫昆泉(三一)

## 約稿三章

(一) 本刊接收外稿，無論創作或翻譯，凡適合本刊體裁，內容充實，文筆流暢者，均在歡迎之列。

(二) 來稿錄取與否，概不退還，唯附有回件郵資及信封者不在此例。錄取稿件，每千字酌酬二元至二十元之稿費，補白材料均贈本刊，稿費及贈書概於發表後半月內寄出。

(三) 稿件請寄上海福煦路六八七弄三〇號大興公司轉本刊編輯部收，并希於稿端註明真實姓名，通訊地址，及加蓋印章，以便核對及致奉稿費。

天地間月刊社編輯部謹訂



## 廿世紀的「亞多尼斯」

樂天

「亞多尼斯」(Adonis)是古代一個很醜的人，因為有一次他碰見了一位神，將他變成了很美的人，但是這美貌並沒有將幸福帶給他，有時反增加了些痛苦。廿世紀的現代人，抹掉自己的真面目，而專門用虛偽的態度出現在社會上的，隨地都是，在某一個時期，他們認為自己的裝飾，可以得到無窮的幸福和利益，但是在將來，也許在最近的將來，他們會感覺到無限的痛苦。——編者

有一天我感覺到非常無聊，一個人坐在華懋大樓的吸烟室裏，啣着一根雪茄，拚命的吸，看着對面黃浦江裏的水波，被太陽照得發出一閃一閃的光彩，配着外灘南京路的车聲，我凝神的看着想着聽着，沉靜了好一會兒。

隨手拿起一張當天的報紙，在封面上登着一張照片，一羣妙齡的少女當中，夾着一個年少翩翩的公子，報紙上的標題是：「「羅斯羅米歐」，女性的大情人，是現在這世界中最快樂最幸福的人。」

當我放下了報紙，正在捉摸這女性的大情人的時候，一陣急促的脚步，帶進來一個穿晚禮服的少年，他用一個百米衝鋒的姿勢，滑到我的面前，靜靜地藏在我的沙發旁邊，這表示他

急欲要躲避一些東西。

「請你發發慈悲心，她們像獵狗一樣的追我，我躲在你椅子旁邊，她們不會找着我，請你不要響好嗎？」這少年像是將要臨刑似的恐怖，可憐的哀求我。當然我答應他。

果然，一會兒，一陣吱吱喳喳的女孩子的叫聲，衝到這屋裏來，跟着一羣美麗的少女跑進來。

「喂！你看見一個高個兒的，穿着晚禮服的青年跑進這裏來嗎？」她們問我。

「哦！剛剛從電梯裏下去了。」

幾分鐘以後，這少年才像驚弓之鳥似的爬了出來，很吃力似的倒在我坐的沙發上。

「先生，多謝你救我一命。」他伸出手來同我握手。

「你的意思是說剛才那羣人要將你撕成碎片嗎？」

他注視我好一會兒，並且顯出很驚奇的樣子。

「你不是查士德先生嗎？你是不是從前在漢口住過。我名字叫喬布生，但是你剛才好像一些也不認識我。」他跳了起來，大聲的叫着。

「我當然認識喬布生先生。」我說。「但是他的像貌與尊駕是太不相似了，他是個其貌不揚的人，我們常常叫他撲克面孔的，但是先生你……」

「是的，是的，」他急得跳起來了，「但是你至少可以看出我的輪廓來。」

「你記得，」他繼續的說，「我們有一次到一個餐館去，你出來的時候，頭上頂着大葉盆子，手裏拿着一根巡警的指揮棍，逢人便說你是值夜的巡警。還有，你記得你去年九月裏問我借過五十塊錢，因為你……」

他說到這裏，我集中了我的回憶，再細細的看他的身材和輪廓，假使「亞多尼斯」的故事是真的，也許我會相信現在站在我面前的翩翩少年，就是從前我們喚做撲克面孔的喬布生。

實在，一個魔術家，也許可以將一個醜劣不堪的面孔，變成很美麗的，我們雖常常這樣想像，但是現在喬布生先生確實證實了這個謎。

「如果你未聲明之前，要我的命也不會承認你就是從前的喬布生。」我回答他，「一般小姐們常常改造她們的面孔，我們男人當然也有這種權利。也許在最近會有人發現用一根釣魚的竿子去釣蝴蝶，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可怪的。」

他將我推回到沙發上，叫僕歐倒了兩杯水，他說：「你的話是對的，我還是頭一次聽見這種論調，我現在預備告訴你所有發生的事情，但是當我講的時候，請你靜靜的聽，不要插嘴。」底下就是他講他最近的經過：

「去年暑假，我有一個機會，坐着一艘遊艇到北海去避暑，同船我認識的人有密令先生，瓊斯先生，和史密斯小姐。你知道，我和密令先生，瓊斯先生都是很歡喜史小姐的，史小姐的確是個絕美的佳人，當她一笑的時候，正下着的雨也會停止，燦爛的太陽又出現在天空，就是那只會吱吱喳喳叫的麻雀，在那時叫起來，你也會當他像黃鶯歌唱一般的好聽。但是我同史小姐並不很熟。」

有一次，我在甲板上閒散着，她正在同密令先生講話，我的背那時正向着他們，她偶然注意到我的背影。「這個少年身材多好呀。」但是當我一轉身的當兒，她的笑容立刻改變，因為我這副尊容實在是太難看了。

你是記得我那副尊容的，有時我走到馬路上，年青的小姐們看見我，立刻會跳上黃包車逃去，就是男人見了我，也好像

會把吃的東西嘔了出來一樣，但是我也因此而因禍得福，我的老闆因為我這塊活招牌而多招來好些生意，所以每月他便例外津貼我大洋一百元。

在船上混了幾天，漸漸史小姐熟了些，我教她打台球，她並且常常稱贊我球藝的精彩。

我們到了北海旅館，在我們一羣裏面，密令先生是最能得小姐們的歡心，因為他有強大的身材，和一副討人歡喜的面孔，並且他彈得一手好鋼琴，有的時候，高歌一曲，聲音也很響亮，所以見過他的女孩子都歡喜他，我們替他取個綽號叫做「金絲雀」。

當然，他在史小姐眼裏，也比我們高明得多，所以史小姐與他很親密，當晚飯以後，在會客室裏，常常可以發現他倆坐在一隅，喁喁的情話，我坐在一旁，雖然恨得切齒，但是確沒有方法，瓊斯先生却很安逸的坐在太師椅裏，讀着經濟新聞，因為他是個專門研究經濟的人，密令先生是一個銀行裏的書記，其中我的行業是最不行。

瓊斯先生，我敢說，他對於史小姐是沒有絲毫野心的，因為他決沒有功夫傷密令先生那樣去喁喁的說情話，他所說的，不是今天金子漲了多少，就是銀子落了若干。一個女子是絕不會歡喜一天到晚聽這個的。

史小姐很歡喜運動，她是個運動家，我們常常爬山玩，我

同她常常在爬到了山頂以後半個鐘頭，看見瓊斯和密令使兩隻夏天的狗，拖着舌頭慢慢地爬上來。

有時，我游泳游得很好的時候，她也常常用着羨慕的眼光看着我。但是當我向她求婚的時候，她就搖着頭說：「撲克面孔，你的身體很好，才幹也不弱。但是你的一張面孔，實在能夠使一個餓瘋了的野獸，看見你也不高興出來找東西吃，就是我自己，有時在吃早飯的時候，想到你的面孔，也會吃不下。」這幾句話，像是一聲轟雷。

有一次，我一個人爬過山以後，覺得很吃力，就在一棵大松樹底下休息，後來不知不覺的睡着了。

「我一定睡着了」，我醒來以後，自言自語的說，並且彷彿看見幾尺以外，有一樣東西，在未睡着以前是絕對沒有的。仔細擦了一下眼睛，再定神看一看，果然，幾尺以外，有一個老喇嘛，像石像一樣的坐在那裏，他身上穿着紅色和黃色的袈衣，頭上戴着高高的帽子，腳上穿着僧侶們一樣的高靴，他看見我醒了，很客氣的對我鞠躬，並且微微的笑着。

「對不起，我打擾你了，」他微笑着說，同時從一個布袋裏，拿出些瓶瓶罐罐的東西。「尊駕好像有些不稱心的事情，但是很幸運的，你遇着了，我，我佛是不許世界上的人有任何不稱心的事的，如果你不相信，我能夠告訴你，你怎樣去做，無論什麼煩惱都會迎刃而解。」

「我同你賭一塊錢，你是決不會知道我有什麼不稱心的事的。」我的眼半開半閉着說。「但是請你先告訴我，你所說的『我佛』，到底是誰？」

「你心中的煩惱，是想把你自已變成像好萊塢大明星范倫鐵諾 (Rudolph Valentino) 一樣的漂亮，我猜的對不對？講到『我佛』，他是現在一個最通達的人，他並且對於女子的事務，經驗最爲豐富，男子離開女子是不能生活的，所以你現在急急想找着你歡喜的女子」，那喇嘛像完全知道我心思一般的滔滔不絕地說着。

我慢慢的將我賭輸的一塊錢交給他。

「現在，我給你一瓶東西，一定能夠滿足你的慾望。他絕不會使你失望的」，他說着交給我一瓶藥粉，「解決您先生的煩惱，在我是件最便當不過的事。」他帶着開玩笑的口吻繼續着說。

「我應該付你多少錢呢？」我問那老喇嘛。

「我從來不收受人家的錢，就是你剛才輸給我的那一塊錢，我也不過拿他當着紀念物罷了。」他一面說一面笑着。

「我問你要這瓶藥粉的代價不是你的金錢，而是你的靈魂，因爲你知道，在今日的市場上，靈魂是不值錢的，但是我希望你一定可以做到你想做的事情。」

我始終像在做夢，不知不覺的接過他那瓶藥粉，當我再抬

頭看他的時候，那喇嘛已經不知去向了。

我回到旅館以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想試試這藥粉到底有什麼用處，但是我頭一件事所看見的，就使我的熱情涼了一半，因爲我看見一件奇怪的事情，史小姐躺在瓊斯先生的懷抱裏。

先不管這一切，我回到我寢室裏，倒了些藥粉合着白開水喝了下去，靜靜的躺在床上，等着反應，看到底是什麼把戲。躺在床上，我睡着了，等到我醒來，一天的事情我都忘記光了，跑進浴室，預備剃鬚子，一照鏡子，我驚得幾乎跌倒。

我的面孔，再也不是撲克面孔，或者像地圖一般的上面繪着山川。我的形像，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了。

起初，我不相信這是事實，但是太陽的確在天空上，剃了臉，穿好了衣服，馬上跑出去，看見史小姐一個人坐在樹下的一把椅子上乘涼，我慢慢的走到她椅子後面，她靜靜的吸着烟，一些也不覺得。

「原諒我，史密斯小姐，我可以向你借一根火柴嗎？」

她回轉身來，看見我，馬上很驚奇的問我：「您是誰？」

「我就是你們常常叫的撲克面孔呀！哈哈。」

天哪，也許你們不相信，她立刻伸出手來，緊抱着我的頭，擁抱着，她緊吻着我，好像我就是銀幕大情人范倫鐵諾。

「親愛的」，我吻着她的頭髮說：「現在你所要做的事，

就是告訴我什麼時候我們可以結婚了。」

她像一頭小乳羊似的看着我說：「撲克面孔，哦，我不能再叫你撲克面孔了，我的勇士，我的好人，我的『亞多尼斯。』」

「你現在可以放心一切了，」我很矯傲着的說。

「哦！是的，但你還沒有了解我的意思，瓊斯先生最近賺了一筆很大的錢，他昨晚向我求婚，我已經答應他了。」

這時雖然我將她抱在懷裏，但是這幾句話，像一盆冷水似的澆在頭上，手裏抱着的不是平日我想着的史小姐，而是一個毫無知覺的冰人，我發現她鼻子上生滿了雀斑，頭髮上也發出嗅而薰人的氣味，一場春夢，得到了一個無可奈何的結局！

我在北海再住不下去了，馬上買棹回滬，當我回到我的公事房，老闆不認識我，因此我失業了，像一隻沒有槳的船，我流蕩了一會兒，我想去佛雷市哥（Frisco），「你想我在佛城可以找些工作做嗎？」當我遇見一個熟人問他。

「我不能說一定，我最討厭那些自命風流的人。」那人回答着。

最後我在碼頭上遊蕩着，很幸運的碰見了蓓娜菩蒂（Beila Bute），她對我看了一眼，對我命令式的說，「跟我一起走」，菩蒂小姐是一個有名的電影明星，她現在是到紐約去演戲，我那時站在那裏說不出的開心，因為我對於演戲也最發生

興趣，於是她便帶着我到了好萊塢，很幸運，靠着這副天然招牌。我着實賺了不少錢，但是從來沒有得着一分鐘的安寧。

真的，我一些安靜的時候都沒有，你剛剛看見，那羣瘋子怎樣的在像捉強盜一般的追趕我。她們整天的追着我，不讓我有三分鐘的休息，有機會的話，我也許真的要再到北海去找那神秘的喇嘛去。」

談到這裏，他用一口嘆氣，結束了這一個奇怪的故事。這屋子裏的空氣，暫時沉靜下來，但一會兒，那一羣高跟鞋皮鞋的響聲又傳了進來，他對着我只有苦笑，像一頭待宰的羊。

他被那一羣女牧人牽羊般的帶走了，一會兒，那一個高大的身軀，便在一陣香粉氣中消滅。

忽然，我好像記起一樁事情來。哦！這就是羅斯羅米歐，他是這世界上最幸福最快樂的人？

### 「天地間」月刊是：

書報精華的蒸餾品！

各家傑作的大集納！

君如愛讀本刊，敬請

批評，介紹，訂閱。

本期零售每册三角·各地均售





## 英國人 老舍

據我看，一個人即使承認英國人民有許多好處，大概也不會因為這個而樂意和他們交朋友。自然，一個有金錢與地位的人，走到哪裏也會受歡迎；不過，在英國也比在別國多些限制。比如以地位說吧，假如一個作講師或助教的，要是到了德國或法國，一定會有有些人稱呼他『教授』。不管是出於誠心吧，還是捧場；反正這是承認教師有相當的地位，是很顯然的。在英國，除非他真正是位教授，絕不會有人來招呼他。而且，這位教授假若不是牛津或劍橋的，也就還差着點勁兒。貴族也是如此，似乎只有英國國產貴族纔能算數兒。

至於一個平常人，儘管在倫敦或其他的城市住上十年八載，也未必能交上一個朋友。是的，我們必須先交代明白，在資產主義的社會裏，大家一天到晚爲生活而奔忙，實在找不出閒工夫去交朋友；歐西各國都是如此，英國並非例外。不過，即使我們承認這個，可是英國人還有些特別的地方，使他們更難接近。一個法國人見着個生人，能夠非常的親熱，這是因爲這個生人的法國話講得不好，他纔越願指導他。英國人呢，他以爲天下沒有會講英語的，除了他們自己，他乾脆不願答理一

個生人。一個英國人想不到生人可以不明白英國的規矩，而是一見到生人說話行動有不對的地方，馬上認爲這個人是野蠻，不屑於再招呼他。英國的規矩又偏偏是那麼多！他不能想像到別人可以沒有這些規矩，而另有一套；不，英國的是一切；設若別處沒有那麼多的霧，那根本不能算作真正的天氣！

除了規矩而外，英國人還有好多不許說的事：家中的事，個人的職業與收入，通通不許說，除非彼此是極親近的人。一個住在英國的客人，第一要學會那套規矩，第二要別亂打聽事兒，第三別談政治，那麼，大家只好談天氣了，而天氣又是那麼不得人心。自然，英國人很有的說，假若他願意；他可以講論賽馬，足球，養狗，高爾夫球等等；可是咱又許不大曉得這些事兒。結果呢，只好對楞着。對了，還有宗教呢，這也最好不談。每個英國人有他自己開關的到天堂之路，乘早兒不用惹麻煩。連書籍最好也不談，一般的說，英國人的讀書能力與興趣遠不及法國人。能念幾本書的差不多就得屬於中等階級，自然我們所願與談論書籍的至少是這路人。這路人比誰的成見都大，那麼與他們閒話書籍也是自找無趣的事。多數的中等人拿讀書——自然是指小說了——當作一種自己生活理想的佐證。一個普通的少女，長得有個模樣，嫁了個駛汽車的；在結婚之夕纔證實了，他原來是個貴族，而且承襲了樓上有鬼的舊宮，專是壁上的掛圖就值多少百萬！讀慣這種書的，當然很難想到

別的事兒，與他們談論書籍和搗亂大概沒有什麼分別。中上的人自然有些識見了，可是很難遇到啊。況且有些識見的英國人，根本在英國就不大被人看得起；他們連擺命，雪萊，和王爾德還都逐出國外去，我們想跟這樣的大交朋友——即使有機會——無疑的也會被看作怪物的。

我真想不出，彼此不能交談，怎能成爲朋友。自然，也許有人說：不常交談，那麼遇到有事需要彼此的幫忙，便了事了，卯對卯的去辦好了；彼此有了這樣乾脆了當的交涉與接觸，也能成爲朋友，不是嗎？是的，求人幫助是必不可免的事，就是在英國也是如此；不過英國人的脾氣還是以能不求人爲最好。他們的脾氣既是這樣，他們不求你，你也不好意思求他了。多數的英國人願當魯濱孫，萬事不求人。於是他們對別人也就不願多伸手管事。況且，即使他們願意幫忙你，他們是那樣的沈默簡單，事情是給你辦了，可是交情仍然談不到。當一個英國人答應了你辦一件事，他必定給你辦到。可是，跟他上火車一樣，非到車已要開了，他不露面。你別去催他，他有他的穩當勁兒。等辦完了事，他還是不理你，直等到你去謝謝他，他纔微笑一笑。到底還是交不上朋友，無論你怎樣上前巴結。假若你一個勁兒奉承他或討他的好，他也許會告訴你：「請少來吧，我忙！」這自然不是說，英國就沒有一個和氣的人。不，絕不是。一個和氣的英國人可以說是最有禮貌，最有

心路，最體面的人。不過，他的好處只能使你欽佩他，他有些地方使人不便和他套交情。他的禮貌與體面是一種武器，使人不敢離他太近了。就是頂和氣的英國人，也比別人跪莊的多；他不喜歡法國式的親熱——你可以看見兩個法國男人互吻，可是很少見一個英國人把手放在另一個英國人的肩上，或摟着脖子。兩個很要好的女友在一塊兒吃飯，設若有一個因爲點兒緣故而想把自己的菜讓給友人一點，你必會聽到那個女友說：「這不是羞辱我嗎？」男人就根本不辦這樣的傻事。是呀，男人對於讓酒讓煙是極普遍的事，可是只限於煙酒，他們不會肥馬輕裘與友共之。

這樣講，好像英國人太別扭了。別扭，不錯；可是他們也有好處。你可以永遠不與他們交朋友，但你不能不佩服他們。事情都是兩面的。英國人不願輕易替別人出力，他可也不來討厭你呀。他的確非常高傲，可是你若是也沈住了氣，他便要佩服你。一般的說，英國人很正直。他們並不因爲自傲而蠻不講理。對於一個英國人，你要先估量估量他的身分，再看看你自己的價值；他要是像塊石頭，你頂好像塊大石理；硬碰硬，而你比他更硬，他會承認他的弱點。他能夠很體諒人，很大方，但是他願露出來；你對他也頂好這樣。設若你準知道他要向燈，你就頂好也先向燈；他自然會向火；他喜歡表示自己獨立的意見。他的意見可老是意見，假若你說得有理，到辦事的

時候他會犧牲自己的意見，而應怎麼辦就怎麼辦。你必須知道，他的態度雖是那麽沈默孤高，像有心事的老驢似的，可是他心中很能幽默一氣。他不輕易向人表示親熱，可也不輕易生氣，到他說不過你的時候，他會以一笑了之。這點幽默勁兒使英國人幾乎成爲可愛的了。他沒火氣，他不吹牛，雖然他很自傲自尊。

所以，假若英國人成不了你的朋友，他們可是很好相處。他們該辦什麼就辦什麼，不必你去套交情；他們不因私交而改變作事該有的態度。他們的自傲使他們對人冷淡，可是也使他們自重。他們的正直使他們對人不客氣，可也使他對事認真。你不能拿他當作吃喝不分的朋友，可是一定能拿他當個很好的公民或辦事人。就是他的幽默也不低級討厭，幽默助成他作個貞脫兒曼，不是弄鬼臉逗笑。他並不老實，可是他大方。

他們不愛着急，所以也不好講理想。胖子不是一口吃起來的，烏託邦也不是一步就走到。往壞了說，他們只顧眼前；往好裏說，他們不烏煙瘴氣。他們不愛聽世界大同，四海兄弟，或那頂大頂大的計劃。他們願一步一步慢慢的走，走到哪裏算哪裏。成功呢，好；失敗呢，再幹。英國兵不怕打敗仗。英國一切都好像是在那兒敷衍呢，可是他們在各種事業上並不是不求進步。這種騎馬找馬的辦法常常使人以爲他們是狡

猾，或守舊；狡猾或有之，守舊也是真的，可是英國人不在乎，他有他的主意。他深信常識是最可寶貴的，慢慢走着瞧吧。蕭伯納可以把他們罵得狗血噴頭，可是他們會說：「他是艾爾蘭的呀！」他們會隨着蕭伯納笑他們自己，但他們到底是他們——蕭伯納連一點辦法也沒有！

這些，可只是個簡單的，大概的，一點由觀察得來的印象。一般的說，這也許大致不錯；應用到某一種或某一個英國人身上，必定有許多欠妥當的地方。概括的論斷總是免不了危險的。（選自「西風」）

## 驥製半夏麴

咳嗽服之就止 痰多服之立消  
肺病服之即愈 癆症服之健康

發行年代久遠 信譽卓著可靠

驥製半夏麴，發行迄今，已三十餘年，爲止咳消痰之聖藥，無論傷風咳嗽，老年痰咳，久咳不止，咳痰不爽，氣虛多痰，喉癢咳喘等等，可以立服立愈，即多年老咳，頑痰不化，咳傷肺液，百藥不效者，速服驥製半夏，一俟藥性達到，即可痰消咳止，立見輕鬆，屢試屢效，故醫士處方，每多採用之，良以制止咳嗽，化除頑痰，有確實功效，非普通之品，所可同日而語，患痰咳諸君，請試服之，當知言之不謬也。

上海南京路四號西口  
電話九一六二  
發行所：上海南京路四號西口  
電話九一六二



## 「唯男」與「唯女」

壽儀

男的對女的說：「我是男人，我永遠不願做女人，我願有一百個小孩，祇要他們沒有一個女的，我嘗拿十分誠懇的態度去祝賀朋友的兒子的滿月，但往往看見搖籃旁的小孩的母親，就覺得沒趣。」

沒有一個男人是喜歡女人的，女人也是一樣；但每一個女人都是不中用的。無論在什麼時候，她們沒有強壯的魄力。

小學校裏沒有一個女孩在教室裏會回頭去拿俏皮話來報復男同學的胡鬧，除了哭喪着臉去告訴先生；先生是幫她們的。但是第二次女孩子的面上，仍舊掛着淚水。

到中學裏去，她們不敢出筆寫封情書去追求她們理想中的男生，祇是暗暗地向母親討件花的旗袍，但是「母」親再須向「父」親的公事包中去挖取。

她們得到男人的追求信，引為光榮。但二年後，她們就滾不出男人的手心底了！

許多女學生的及格分數是淚水的代價。但是男教師憐惜她們的盈盈秋波，也另含道理。

社會上不會發生過女教師在男校「教室寢室」裏抱了「S P」在牀上睡覺。

結婚儀式中新郎的禮服是一種國際見客禮。新娘是鎖枷。沒有一個男人背後肯拖一丈二尺紗布。再說司儀請到「新人答辭」一項，新娘大多是成了啞吧。

只有女人肯對陌生的公婆一見如故地親密而討好。

沒有一個母親責她的小兒子欺他的妹妹。沒有一個母親不先給她的男孩蘋果。

少女要效她哥哥娶兩個老婆那樣去交兩個男朋友，一定會被她的「母」親痛責。

南國佳人決不會滿腹經綸。女留學生大都是醜女。而且她們歸國後不得不抱獨身主義。一個使人作嘔的富男人，常有不少漂亮的少女去追求。

最勇敢的女人不敢在深街小巷的廁所裏大便。一切女教授，女校長，女職員，不敢在僻弄裏打調笑她們的流氓的耳光。

少有一個女拳教師，少有一個真正作戰的女兵。沒有一個妻子把丈夫綑綁在牀上儘打，而嘴裏叫着「和尚好欺，丈夫好打！」

少婦第一次肝臟病（大腹便便）宣告全愈的時候，她的社會服務一定壽終正寢。棄婦沒有不向男人要求贍養費的。

我願未來的老婆養不少兒子，但不願有一個女兒。

世界上只有「鐵公雞」，沒有「鐵母雞」。

女的對男的說：「我是女子，我永遠不願做男人。我嘗拿十分誠懇的態度去祝賀人家的女兒的誕生。但往往看見了西裝革履的孩子的爸爸時，便感到沒趣。

每一個男人懷着一顆傷殘女子的心。他們妄自尊大，又蔑視女子的偉大。

男人利用金錢造成他的特殊勢力去壓迫女子，他們更有永填不滿的慾坑。爲着想使自己一時舒暢，他們便不惜種下罪惡的根源。

男子們最不注重公共衛生。幽僻的深巷小街，他們隨意拉尿。莊嚴的會場裏也隨地涕吐。女子可沒有在衛堂裏小解過！

最浪費的女子，不願出千金買異性的一笑，最浪漫的女子，也不像男子那樣玩忽愛情。

「但見新人笑，不聞舊人哭」，只有男子才有那樣鐵石的心腸。

「好」字從「女子」，可見女子無論如何比男子好！

男人們吃的是「美女牌」葡萄乾，「仙女牌」香煙和「美女牌」冰結蓮，但女人從沒有用過「男」什麼牌的雪花膏和生髮油。

把女子比作鮮花，捧成明星，案上供着女人照片的是男

子；侮蔑女子，蹂躪女子的也是男子。

男人處處戴着假面具。「綱常」，「禮教」等等，都是男人造出來的，但他們自己最不懂「貞節」，「操守」。他們最愛嫖「妓女」，但自己却不願做「伎男」，他們玩弄女性，壓迫女性，把一切己所不欲的，都施於女人。但嘴裏却喊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假道學。

女人們決不會自吹自擂「大婦人」，「好女兒」，也不會把丈夫當作自己的財產。稱之曰「妻人」。

女人的名字決不會像「福根」「壽生」「福安」「阿生」那麼庸俗，「維芬」「素華」「靜遠」「白雪」等等是多末雅緻！女人的代名詞是「千金」，「佳人」，可是你們男人那裏有這樣富貴的名詞！

沒有「男士」，只有「女士」；沒有「淑男」，只有「淑女」；「孟姜男」，「茶花男」，「天男散花」全不成話。每一個男子要做人家的「女婿」。

不是「分父」，是「分母」。不是「字父」，是「字母」。不是「聲父」，是「聲母」。不是「韻父」，是「韻母」。不是「味父」，是「味母」。不是「雲父」，是「雲母」。失敗不是成功之「父」，而是成功之「母」。

要是沒有「鐵母雞」生的蛋，請問「鐵公雞」從什麼地方來？

# ★本刊現金徵文★

## 天地間之一日 (徵文之一)

你生活於這千奇百怪的「天下」，無所不有的「地上」，喜怒哀樂的「人間」，於某一日總會有一樁值得你去回憶，值得你來紀錄，或成爲你所理想的事，你便可以從那過去，現在，或未來的場合裏去尋出一個題目，以充實動人的內容，不落舊套的筆調，娓娓道來。

## 他的…… (徵文之二)

俗語說：「旁觀者清」，天下事往往如此，當事者不是在混混沌沌之中過去，便是在不知不覺中演變；壞的，好的，冷的，暖的，他固然不知，等到事一得了結果，於是失敗者悲哀，成功者欣喜；在這場合下，你能把「他的」婚姻，戀愛，家庭，事業，健康，前途，甚至是他「他的」書房，帽子，小貓，兒子……以及其他有關於「他的」一切寫出來嗎？

### 徵文辦法

- (一) 題目自擬，祇須不越主題範圍。文長請勿超過六千字。
- (二) 來文一經錄取，即依收到先後在本刊第六期起陸續發表。
- (三) 來文概不退還，錄取各文，酌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 (四) 來函請註明「應徵」字樣，投寄上海福州路六八七弄三十號天地間編輯部。

天地間月刊社編輯部啓

第九期 五月號 第九期 五月號

是精華的精華 是精華的精華  
是精華的精華 是精華的精華

### 要目預告

英倫的霧(下)  
偉大的蔣介石  
亂世佳人  
大自然的靜與動  
死一個青年的夢  
神士風  
英勇的尼赫魯  
馬來人  
第一個剖腹的人

尚有精彩傑作多不及詳載

總經理

上海福州路八六七三號

大興公司

本刊出版第二期時因紙價暴漲，曾加價五分，近以紙價回跌，故仍減售六角五分，以減輕讀者負擔。第五期準於九月十日出版，請希注意。

第一期刊 雲風 第一期刊 雲風

### 綜合性月刊

#### 精彩要目

本期刊載：國際新聞事實與政治動態。科學發明與趣味。時代人物的私生活。告外名家撰述專文。摘述各國名著書報。旅外名家撰述專文。摘述各國名著書報。各地人心惶惶時候。必讀的期刊。

戰時的倫敦  
白宮主宰生活片段  
血濺魔窟  
海上霸王  
求婚須知  
風雲中  
燕景風光  
歐戰實錄  
假髮致富  
私奔

志政  
卡兒  
阿那  
魏那  
陳其  
摘心  
王竹  
威利

總發行所 大興公司 (上海福州路八六七三號)



# 英國的孩子們

熊式一

我對孩子們特別喜歡，每每看見一個小小的胖胖的臉兒，老是忍不住的伸出手來摸一摸。我第一次出國到倫敦，走在偏僻的街道上，老是碰到一羣英國孩子，說不定我的東方人的神氣面貌，他們看見了希罕，就像我看見他們的臉兒，也是驚訝似的。他們跟在我後面，不斷的瞅着我。胆大的湊上來，開口問我：「你說得上現在是什麼時候麼？」我便告訴他們什麼時候。他們倒不在乎這一點，祇是笑着，笑得那模樣好看。我又忍不住伸出手來摸摸他們，可是留神一看，我可不能摸過去。他們的臉子，要不是先去洗個乾淨，簡直是醜得難以形容。

我猜想諸位都讀過林琴南先生所譯的英國小說家狄更斯先生作的「大衛考白菲爾」，中文書名是「塊肉餘生」，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林先生還譯了狄更斯的「阿里活特里斯脫」，中文名是「賊史」。你們當然也知道那本流行最廣的童話，叫「玻璃鞋」的。我初看

見這些倫敦孩子，我就想起了大衛尚沒有搬去姑姑同住的時候。又想起阿里活在孤兒院，吃了些稀飯，再討些兒粥。又想起「玻璃鞋」裏面辛得拉那孩子坐在廚房角等着仙母來的時候。我想着英國的孩子，可要算是世界上最沒有人照管的孩子了。

我來到英國恰是冬天。不久聖誕節演戲的時候來了，來到倫敦，我就得到了大為不同的印象。我第一回看的戲是「彼得潘」，你們說不上知道「彼得潘」這齣巴雷的名劇，我曾經給它譯成中文。我的老朋友北大教授梁實秋先生，將巴雷的「彼得潘」故事，也譯出了。這一類的戲劇，從聖誕節第二天起都在倫敦西頭區域和各省地方，特別爲了孩子們開演。

此外還有「亞拉丁故事」，這故事，據「天方夜談」裏面，說是從中國傳到西方的（伍光建先生曾將它譯成中文）。又有「阿麗斯漫遊記」（中文有趙元任先生譯），「辛得拉故事」，這故事中文譯名爲「玻璃鞋」，

「虹根國」，「睡美人」，「鵝太太」，「無貓國」等故事，都編成劇本，很精彩的導演出來，給那些放了假的孩子們享樂。當真的，誰要恰當聖誕節假期期間，到英國來走一轉，他也許會相信起來。英國這國家，原來是爲了服侍孩子們的娛樂才立國的。

從那時候起，我看出來了。不但是對於好人家，富足人家的孩子們，政府留心培養，就是對窮苦的孩子們，社會上也有很好的教育工作。那時候何東爵士的小姐何艾齡女士在倫敦大學教育學院讀書，她爲了教育東倫敦區域的華僑子弟，創辦了中華俱樂部。她央求我替那俱樂部寫一篇兒童戲劇，我便寫了「孟母三遷」的故事劇。同時英國的亞斯脫爵士夫人，她是英國第一個女議員，將她聖詹姆士方場的房子借給我們演劇募捐。她的兒子威廉亞斯脫先生替我們賣盡力氣。我的戲在爵士夫人家裏客廳開演，演完之後，接上便是一個很大的茶話會，到場的都是社會上有身分的人物。那回我可看出了，英國的貴族和闊人們，對於窮人家的孩子們，也未嘗不會慷慨而且仁惠。

在英國，一個人從在娘胎裏便受了國家的保護。個個城鎮都有產前診察院，它們給年青

的懷胎的母親各方面的知識和幫助。打胎是犯法的，誰要是殺害了一個沒出世的孩子，都逃不了罪辭。到了孩子生下之後，政府對父母每年的所得稅，便酌減多少，這是爲了培養孩子的緣故。在英國許多的城鎮，差不多都有公共輔助醫院，裏面都有產科。貧苦的母親花一點錢，甚至於不花錢，可以在醫院裏產生嬰孩。遇必要時，這類育嬰的事務，可以求社會上的公款幫忙，大家是最樂意的。在各地區，都有公共種痘醫院，他們管着個個人家的嬰孩，都得按時種痘。

除了是有些父母要將孩子們送到私立學校去，否則，公立學校的兒童，都是免費的。公立初級學校收開蒙的學生，連書費和文具都免費發給。有時候孩子們可以免費飲牛奶。就是不免費，乳價都是很低的。英國的初級學校，和我們的初級小學相當。有些初級學校，附設有兩年的兒童學校，和我們的幼稚園相當。初級學校畢業之後，孩子們有三條出路：家境非常困難的可以進高級學校，到十四歲止，過此便可去找工作謀生。要是家境較好，可以進中央學校，多讀些書，打定了未來職業上或買賣上的教育基礎。要是孩子生得靈巧，取得津貼

——這種津貼是公衆或私人指定的一筆小小款子。——要不然，孩子的家裏供給得起，他可以進文法學校或公立中級學校。這公立中級學校，性質和伊頓或拉格拜等公學又自不同。

這些中級學校，略略收些學費，每年自十五鎊到三十鎊錢不等。它們教學生準備公共大學入學試驗，這種試驗，是進大學必經的路。如果一個學生受不起更高的大學教育，這些中級學校在學程的後半期間，也有商業上或者別方面的訓練。除了很魯鈍的孩子外，普通學生，離開中級學校時約在十七八歲的年紀。

這上面敘說過的學校，都是日校。很多日校裏，對於孩子們的半時小食，或者說是正餐（窮的人家吃不起正式的晚餐，便喊這個是正餐。）也都準備齊全，取費特別的低。

闊人家，大半歡喜將孩子送到私立學校去，私立學校大半是寄膳宿的，不用說，這些學校的膳宿學費，都是很貴的，它們叫做私立，所以也就是私家團體或是私人主辦的，毫不受教育部管理。因爲英國這種學校，真有好幾千，在外國的也有，所以在倫敦就有教育介紹，介紹學生進入這些學校。他們介紹一個學生，便抽學校一些費用，或者是從學費裏抽百

分之多少。

這些學校的學業標準，也各有不同。有些私立學校，非但是十八九歲以下各年齡的學生都收。有些既有幼稚園，也有少年班，又有中級班。一個孩子從五六歲起，可以在這類學校受教育，直到考進大學爲止。有些女孩子們，不打算入大學，可以到大陸上去進精修學校。她們叫這個做「海外精修」。這種學校總是很貴的。好在是除了教授女孩子怎樣理髮美容和怎樣穿着晚禮服，那裏可以買到好鞋子好帽子等事之外，這一「精修」倒給女學生換上了一套大陸空氣。

有些私立預備學校，是爲得男孩子準備入較大的公學的。像伊頓，拉格拜等公學，是一類貴族中學校。英國的上層階級人家，祇要子弟們一在這些學校裏畢業過業，便認爲受過了一分銀錢一分貨的好教育。在這些公學畢業之後再進大學，自然是錦上添花。可是，很多學生，就此不進大學，也儘够在社會上立足。在這種學校裏，最着重的功課，是將你教育成一個十足的紳士。

英國的學生課餘時間，比我們中國學生的寬得多。他們星期六沒有功課，每年還有三個



長假期，和我們的兩個假期不同，在中學時代，他們要學兩種外國語，和我們祇學一種的也不一樣。除了法文或者德文之外，他們還得要學拉丁文。法文在英國是最流行的言語，因為它是外交界的官話，而且到大陸上作假期旅行，法文是極方便的言語，我最歡喜聽英國人說法語話，一派英國腔，差不多誰祇要懂得英文，便都懂得英國式的法文。

自從戰事爆發，事實上倫敦的和各大城市的學校學院都搬了家，學生們都分派到鄉下各地人家去寄住。很多學生覺得驟然的跑入生地有些過不慣，便又回到倫敦父母那裏去了。戰事時期的教育，依舊進行着。那些搬了家的學校，各正常班級，都隨時隨地開了班。同時政府也搬運很多的初級學堂，都維持了它們的班次。可是，搬運開孩子們的計劃，也是現在準備的，一聲緊急，便可以再搬走。

在我結束這篇文章以前，我得補上一點。就是雖然英國個個人都有決心，對德國戰爭到底，以求勝利，可是，在學校裏却沒有那種特別的宣傳工作能將德國的恐怖行爲，捏成教材來強騙孩子們。英國的孩子們是可以運用自己的評判力，自己觀察，自己斷定事實的。

圖 · 照 · 名 · 貴

歐洲大戰愈演愈烈！

國際

君如欲知今日天下請速訂閱

兩大圖畫雜誌

保君足不出戶能對

國際大勢瞭如反掌

展望……世界風雲越吹越緊！

材 · 料 · 嶄 · 新

萬 能 膏

此膏採用紫玉簪花佐以硃砂等味熬成專治搭背對口胯癱脇疽乳癰乳岩魚口便毒腫瘡疥癬一切瘡疔不論陰陽貼之化癢止疼假膿生肌可幾日斂口神效莫比並貼一切瘰癧咽喉大小瘡癰初起貼之即消成膿貼之即破已破者貼之不用上藥日換二三次毒小者每日一次自愈其效如神又治一切破傷手足劈裂腳氣潰爛脚上雞眼胛子及湯火傷毒手足起泡將泡穿破貼之立效以上諸症皆貼患處

出品處：濟南至善堂  
總售處：四馬路二五四號濟生莊

代售處：各紙煙店

世界雜誌精華

創刊已於八月一日出版

每冊五角 · 各地均售



## 夏之緬想

丁諦

在都市中，你的鼻子會很幸運地嗅到許多不同的氣味。汽油的臭，新裝婦女的香，播散在雅潔的花店門口那些顏色鮮艷，可是又被我們看不慣的許多外國花朵的芬芳，還有那黃昏時浮來的賣臭豆腐干的難聞的臭味，在一條條擁擠的街道上的人氣和汗蒸，你走過一條香粉舖子彙集的街，走過皮貨店集中的街，走過書店集中的街，你更能聞得着各種各種的味道。那味道不一定全不可愛，然而對於我實在是漠然得很。

我覺得空虛。有很多味，而實在又全然無味。牠們代表了各自的味，等於上古野蠻時代，一個部落用「圖騰」說明了一個部落的血

統和種族。花香知道是花，脂粉香知道是從一個女子身上所發的香氣，等於看見一個「圖騰」，知道他是屬於那一個種族和那一個酋長，然而牠能象徵更遠的景物和情緒嗎？倘有一個深思的人用這更深沉的話問我，我將不能坦白地承認都市的貧乏了。

都市有一切，但也喪失一切。多增一分人為，便減削一分宇宙的真相，人為的事顯得很粉紅，很繁複，很參差，牠沒有連繫，沒有一根長的繩索連繫着那麼許多容貌相同而又不同靈魂的粒粒的串珠，沒有一座思索的橋樑，沒有像富人的花園中通常有的一具刈平草地的刈草機。像秋天的雲的變幻，使一個緬想的人不

能展開他的馳騁。那粒粒珠子一般的人間事，是斷絕的，割開的，不相為謀的一羣。有阻塞的關山，將車馬擋住，使遠人耽着，搓開心中的亂絲，復用刀將牠們一一割絕。在都市中，一切的人事的美醜和善惡，荒誕奇詭，光怪陸離，有絕緣，有參商。你有法子從思索的繩端伸開去，而且伸開去後，前後左右還找得着同樣的繩索嗎？不能！不能！你發現那前後左右的「思想之繩索」不知變了幾千幾萬萬。你跨開一步去，你站在石階上。原來的石階，你喪失了！然而你不能找尋着另一級被你熟識的石階。那是多陌生！有不同的顏色！不同的形狀！

厭倦在這一種迷茫中，你有一種思想被割成一寸寸的危險。你會在絕望的黑暗中叫喊，你會用伸得長長的手伸開得遠遠地覓取那隔離的溫情，你會放出虔誠而充滿熱望的聲音祈求那許多美麗的風景與物象連綴起來，更連帶的給你一串登高思遠的情緒，使你的心更聰明，更晶瑩，運用你的洞澈的靈犀去猜想那黑雲滿天，夜潮拍岸時閃爍對江的燈火。

……緬想是可愛的呵！拔去思遠的針刺，讓一個趨趕長途的旅人得以從容跋涉。看見菊

花，想起風高天急的重陽，看見榴紅蟬噪，便又想起端午，芭蕉的綠，櫻桃的紅，蛙的鼓聲，蚊的雷聲，中元的月亮，黃梅時節的雨聲，一棵小樹在野地裏開花了，葉子落下了，滿山滿野的樹木禿得差不多了，鑽在田野深處的農夫像探險家一樣發現了菜花黃了，或是穀子快熟了。宇宙在變，而又什麼都不變。一個人好用他思想的繩索伸開去，想到千千萬萬的事，回憶的，預想的，隨便什麼事都不陌生。那些事，連貫着，絡繹着，雷同着，而又變幻着，牠像一個橋樑把你遠遠的渡開去，送入一個潛思的境界。

「不因送客東城去，過却清明總不知，」那說明城市的籠子緊罩着一個人，是怎樣束縛住一個人善於奔馳的思想。不看見桃花，自然也不知道清明。在都市看見的東西很多，實在說來又很少。不能從連接着那些遠遠的東西的身上支開去，便儘管多，那又有什麼用！桃花的香單說明一個桃花，那該是多麼笨！然而我們見着桃花的色，又嗅着桃花的香，我們得到的不是桃花。我們想起更多的東西，輕箬笠，雨梳衣，桃花堤岸，桃樹園林，變火烟飛，家家寒食，昨夜風開露井桃，桃花流水鱖魚肥，

春天的香，春晴的光，春陰的濕。

說明了季候，天晴，天雨，大風，大雷，冷的瑟縮，熱的鬱結，和溫和的開敞，更攝取牠們的靈魂，春天的心，冬天的心，正如巴蕾（Ballet）說的巴黎水溝的氣味，波德萊爾說的一個神秘的女郎頭髮上咖啡和奶油的混合的氣味，用那些表面看來是玄想，實在又并不玄想的氣味喚醒了以往的夢境，開啓那業已扇閉的門扉。我不能不抱怨我住的正是一個都市，一個頗不適宜於緬想，而一串思遠的繩索容易被漫天的雲山割斷的都市。……是夏天了。從許許多多地方我知道那來的是一個夏天。從街上賣冰小孩叫賣的口中，從已經炸得發軟的柏油路上，從站着的懸着的用花花綠綠裝璜着的說明那是冷冽可愛的冷飲的招貼，行人的汗粒，擋太陽的黑色洋傘和黑眼鏡……一切說明這是夏天了。然而夏是應該更廣闊的，應該有廣闊的原野，應該透過夏的一層薄薄的經綉使人看到，緬想到，那適宜於點綴夏，象徵夏，并逗人作一段深沈潛思的風景。譬如說夏天有一切的夢吧，可是真能象徵夏天的夢的，我們能在這熱浪的都市找得多少呢？……都市中祇有從那偉大的原野割下的夏。那被人世的歡欣

與悽楚，血的笑與血的淚掩埋了的夏。

我不能不想起那廣闊的夏。附着在遠遠的天地連綴着萬千種變化的但也同一的情感，使我們的眼，我們的鼻，我們的手接觸着夏的觸鬚時可以敏感到那一個遠遠世界的夏，高山的，大澤的，到五六月間飄蕩着亭亭的傘葉和素紅的衣裳的湖上的夏，落日從灰黯的夾雜着紅霞的天空，沈墜下密林迴抱的村落，板門上，牛車邊，豆棚下，轟轟地響着蚊雷的蒼茫的夏，那驕亭的肩挑人，大荒中搖動博郎鼓的負販者，屬於無窮的天地，我們能想像一切。毫無阻礙，毫無斷絕，誰說這不是廣闊的夏呵！從牠們得到一切，更甚於牠們的自己。而夏是這樣的被牠們象徵了！——在我們用眼看見，用手觸着，用鼻嗅着的以外，喚起我們一切的，是夏的緬想呵！

住在這一個都市，被熱浪侵襲，被聾音聒擾，真的誰都會知道不是沒有夏。包圍在我們週遭的，日有炎威，夜有蚊蟲，居屋窄隘，一室之中，老幼蜷處，少長咸集，馬路廣闊，尤覺熱浪橫空。夏自然是夏呵！夏的騷擾，夏的苦痛，我們深深地感到。然而我要問：真正從這許多夏的表徵中，夏的發揮中，我們得到了

多少夏的消息呢？得到了夏也忘記了夏。有人說，騷擾與苦痛屬於夏，然而夏不一定有騷擾與苦痛。將夏看做嫌厭的象徵那是錯了。夏天是熱的，有蚊蟲，衣服容易濕，頭腦昏昏，工作不便，可是我們又知道夏天另有牠的一面，牠表現一個時代的雄渾，壯闊，青蒼和蓬勃。

最適宜喚起夏之繡想的，是那有青翠的傘和粉紅衣裳的荷。燠熱的空氣中，散溢開一股清香，是詩意，也是神仙的魔力。使人彷彿忘記烈日和炎蒸，如服清涼散，意態悠然，全無煩惱。玲瓏堆砌的太湖石，很有匠心地點綴着。一方池塘，曲折地圍成一條狹小道路，幽深地切下一個洞，又軒敞地露出一方天高的像山，低的像大澤，細微的像雕刻，粗犷的像橫梗刀斧，圍護着，盤繞着，并襯托着萬點荷花，紅的荷尖，素的荷托，綠的荷幹。坐在樹蔭下，有許多遊人。遊人中有我們這一羣，我和幾個朋友。離開學校的四個青年，他們中間倒有半數是不相識的。我為招待幾個來應付某一種官廳考試的同學而到此一遊。因此我曾領略過一個故鄉公園的夏。

更遠的是玄武湖之夏了。時當五月，出玄武門，熱浪如焚，密雲不雨，馬路上傳過遠遠

的馬蹄聲。蹄聲很慢很笨。回顧那進進奔奔的城牆，既厚，既高，且大。想來疲馬行路已很乏了吧！——消失到不知什麼地方去。蹄聲却還像聽得着。笨，重，慢，是熱的聲音。忽然看見面前的一片湖，聲音却又頓時消失了。

呵，一片水！一片波瀾！一片動中的靜黑的被密雲罩着的水色，青的被草樹反映的水色，白的透射着淡泊的靈魂的水色，不能清晰的分辨那是什末顏色。落在這一片迷茫中，我真有點楞了！呵！玄武湖的湖水呵！那是一個五月天，密雲垂垂的陰霧天。

再看呵，湖上一條條紡畫，雕着梁欄的船，殿角飛簷的船，天青色欄干的，朱紅色扶手的，輕巧得像一條小鯉魚，典雅莊重得像一個濃粧的中年婦女，——一條條船，靜息在岸旁。遊在湖中的很少，湖中祇是一片靜。那兒有數不清的荷花，很沉靜很悠閒地躺着，像人魚公主躺在一片無盡的肅穆的海上一樣。大的花朵展開無比的笑顏，益發把一個寂靜的湖面襯托得愉快，而且說明這愉快是無言的了。天氣是熱的，荷花漾來心底的感覺是清涼的。不僅是清涼，更有一種說不出的雅潔，冰心澹泊，了無點塵，使我們忘記了馬路上更有灰。

天地間的污垢，一剎那都蕩蕩清楚了。天空是靜的。湖上沒有人。對着將開未開的荷花，陶醉在一種絢爛的，但甚素雅的颜色中，真的，我該用什麼方法來說明我的心上的感受呢？

——一個個的夏天，從薄薄的年月中褪去了。那許多橫亘在廣大的原野的，山林的，湖泊的，將蓬勃清蒼的颜色鏡上廣大的一方「自然」的夏天，埋藏在，堆蓋在流離的歲月裏。

離開玄武湖我忘記了是那一年。顛在熱浪薰風中的荷花，現在開得大約還是很好吧？沒有什麼更變的！龍蟠山色，得得的馬蹄聲。蔣山青，秦淮碧！歷史上的風物向來是如此。至於我那故鄉的公園，來人說，一樣的開放了。我想池中荷花也許依舊？那兒不免也有一個夏。一個更點綴得炎天生色的夏。自然這比都市更適宜於遐想。然而我真的便以那一方池塘說明舊夢的爪痕嗎？舊日的夏天已失去！這不再見的了。

倒是我想起舊日池邊的朋友來。我想他們現在各有一個愉快的夏天。祝福他們好！我願他們一個絕透的遠方的夏！





## 蘇杭人

張葉舟

說到蘇杭，立刻會想到「天堂」；人人羨慕「天堂」，因為「天堂」是在「天上」。在科學家尚未發明打通「天地間」的交通以前，「天堂」的「好處」只能根據傳說與經驗去「幻想」。宗教家告訴我們：「人」死後不升「天堂」就落「地獄」；關於「地獄」，城隍廟東嶽廟裏都有「地獄模型」，陰森可怕；更有不少「病人」在「嚶言」中徐徐透露「地獄消息」，相傳唐太宗等也曾到過「地獄」重又「還魂做人」，所以，「地獄」的傳說比較「確實」，比較「牢靠」，不管基督教說是「火湖」，佛教說是「刀山」之類，印象是相同的，無非「可怕」而已！——至於「天堂」，我們死去的祖宗們都是「僥倖」得很，只知自己「享受」，守口如瓶，連夢裏也不肯「洩漏」半點；所以，我們只知道「天堂」是「好」，我們可以把天下最最佳美的地方去比喻做「天堂」；過去有人把蘇杭稱做「天堂」了，蘇杭真是好地方，山靈水秀，物產富庶，文教豐盛，民風奢靡，蘇杭人是有「福」的，蘇杭人是配稱「天

之驕子」的！於是，一想起「天堂」，便人人羨慕蘇杭。

「蘇杭」兩字的解釋是有廣狹義的，從狹義說，「蘇」是「蘇州」，「杭」是「杭州」；蘇州有虎邱山，杭州有西子湖，山靈水秀，自然是指的這些。但從廣義說，「蘇」是代表蘇錫常舊時三府的整個轄境，「杭」也是代表杭嘉湖三府所有屬縣；照這樣的說法，自己是海寧人，妻是崑山人，但我倆却都有資格配稱「天堂之民」的！一般人提起「蘇杭人」，就是根據後一說。照地理說來，也是廣義的解釋有意思，杭嘉湖蘇錫常完全相連，故意撇開了嘉湖錫常，硬把蘇杭拉攏，這是不可能的。有人反對江浙兩省現有的界線，主張江浙應該分做三個省，浙東是一省，江北是一省，杭嘉湖蘇錫常是一省；如果不預備增添一省，至少應該把蘇杭六府劃入一個省區內，不全歸浙江，就完全屬江蘇，因為照目前的分法，浙東與浙西，江北與蘇常，民風文教等等絕對不相符合，却硬要他們「合併」；蘇杭原是一家人，反把他們「拆開」，這不是矛盾嗎？自然，這樣的說法也不無理由。

記得，我在北平×大學讀書時，我們的宿舍裏，江浙人少得可憐，一個高郵人（江北），一個太倉人（蘇州），一個紹興人（浙東），和海寧人（杭州）的我；而河北山東山西遼寧的同學最多，他們各拉攏本省人結成強固的團體，碰到有利害關係的事件時總是拚命衛護本省人。照例，我們四個江浙人應

該合作起來才對，不幸的很，我們四個人却分了三派：紹興同學對我說，「雖然你和你是同省人，我們上八府人就和你們下三府人難合！」當然，他和異省人的他倆更「難合」了，所以他是凡事「獨擋一面」的；同樣，那位太倉同學有點瞧不起「同省人」的高郵同學，這也難怪，「江南人」看低「江北人」是有古老的「傳統觀念」的，於是，高郵同學也只好「獨來獨往」了；倒還是太倉同學和我這個海寧人，什麼也說得來，恨不得認做親兄弟，我們說了：「蘇杭原是一塊土上的人啊！」證實這種親歷經驗，我倒很同情那位把江浙分做三省的主張。自然，這是「太平時代」的打算，在目前統一禦侮時，我們是沒有理由提出這些「自相割裂」的意見的！

最使我們難堪的，高大個子的山東同學們總歡喜當衆嘲笑江浙民風的懦弱；而紹興同學和高郵同學總是立刻起來否認，說明民風懦弱的只是蘇杭人，於是有了結論：中國最無用的是蘇杭人。某一次有個北平同學問我：「聽說貴省有兩句流行的俗諺：『紹興人閒談像相罵，蘇杭人相罵像閒談。』可是當真？」我只好紅着臉回答他確有這麼兩句話，他却笑着說：「足見你們蘇杭人的有禮貌了！」我除了苦笑有什麼辦法呢？想不到被譽為「天堂之民」的蘇杭人，受人們輕視如此！

平心而論，還是「天堂」似的環境害了蘇杭人；山靈水秀孕育出一批批優閒欣賞者，物產富庶養成情性奢華，文教豐盛

產生了許多騷人墨客，使民間推崇書香，鄙視尚武；像我的父母都是不滿六十歲的人，但在我中學時代却竭力阻撓過我學習游泳，參加足球撐竿跳等運動，禁止爬樹及乘坐自由車，甚至抱怨學校教練太極拳的多事；這些，現在的蘇杭兒童的家長們已知道獎勵學習了，然而，這樣的轉變還不滿十年啊！

就說我的弟弟吧，是一個願意終日埋頭書堆裏的青年，當杭州市各學校奉令第一次舉辦學生軍事訓練時，弟弟寄了我一封長信，告訴我他因受軍訓而病了，他胆心着軍訓受畢怕要經不起磨練而吐血，最後他咒詛着軍訓，說什麼拿槍是「匹夫」的事，像他這樣的智識青年，即使國家到了危急關頭，政府也不應該訓練他們肩了槍上火線去充砲灰，這樣輕看高中生，豈不是有意糟塌中國的教育嗎？——當時我會竭力解釋過，但總勸不轉執拗的弟弟，父母根據「好男不當兵」的原則，反贊許弟弟的意見。可是，在五年後的今日，弟弟明白了，父母明白了，蘇杭人都明白了，許多蘇杭人自動的「投筆從戎」，其中有的是高初中學生，也有不少是大學生呢！

蘇杭人過去的「懦弱」是「無可諱言」的，我們應該「虛心接受」一切「批評」和「嘲諷」；不過，蘇杭究竟是文教豐盛山靈水秀的地方，所以蘇杭人的「轉變」，也是值得任何人驚服的：兩年來蘇杭人開始五十萬或一百萬的「整批」轉變，假使要找尋「理由」，大概是因為「天堂」已燬滅了的緣故。



# 我的叔父

顧啓源

一個白鬚的貧苦老人，向我們求乞。我的同伴約瑟達佛朗許給了他一百個蘇。我很驚訝，他對我說：

——這個窮人使我想起一件我要告訴你的故事，我是不斷地時常憶起它的。諾：

我的家庭，從前在哈佛地方，本來不是富裕的。當時，我們勉強度日而已。父親出外工作，回家甚遲，賺不到多少錢。我還有兩位姊妹。

我的母親，因為當時生活的艱困，極感痛苦，她時常用尖刻的言語，隱匿和不忠的責備，去襲刺他的丈夫——我們每事節省，我們從不接受宴會，以免答禮，我們購買賤價的食物店舖裏面的底貨。我的姊妹們自己縫製衣衫。我們日常的食物是肉汁以及用各種醬油烹調的牛肉。人家時常爲了我的衣上缺少鈕扣，和褲子破舊，而難堪地戲弄我。

但是每星期日，我們必盛裝到埠頭上去散步。我的父親，身穿禮服，頭戴高冠，帶着手套，把手臂伸給我的母親。她裝飾得像一隻節慶日的輪船。

我們莊嚴地出發。我的姊妹們在前面步行，互相挽着手。她們已屆標梅的年齡，所以須在城中走走了。我靠在我母親的左首，我的父親在她右手行着。我還記得這些星期日的散步中間，我可憐的雙親的莊嚴態度，他們神色的嚴肅，他們走路姿勢的不拘。他們用大步前進，身軀挺着，雙腿伸直，好像一樁極端重要的事情，有關於他們的姿勢一樣。而每星期日，當我父親看見許多巨大的海船，從遙遠的異鄉歸來之時，他總是不變地說着那些相同的話：

——噫！如果許勒在那裏，何等奇怪！  
我的叔父許勒，我父親的兄弟，當時是我

們家庭的唯一希望者。他以前曾經是家庭的恐怖者。

我熟悉他的一切歷史，直至他到美洲去的那天爲止，雖然衆人不過低聲地談論他這一期的生活而已。

他好像曾經有過不良的行爲……。

當時他趁了一艘從哈佛駛至紐約的商船到美洲去。

我的叔父許勒抵達那邊以後，便經營一種我不知道什麼的商業。他不久就寫信來，說他賺了一些錢，而希望能夠補償以前使我父親所遭受的損失。這封信深深地感動了闔家的人。不值一文的許勒，忽然變成了一位誠實的人，一個有勇氣的孩子，一位真正的達佛朗許，像每一個達佛朗許那麼清正。此外，一位船主告訴我說，他租賃了一所宏大的商店，經營着重要的商業。

兩年以後，他寄來第二封信，寫着：

——我親愛的費利普：我寫信給你，請你不要就愛我堅強的體質。事業也順利。我明天要到南美去作一次長時期的旅行了。或許我好幾年不能給你消息。如果不寫信給你，請勿就愛，一俟給我發財之後，我就回到哈佛來。

我希望這時期不致太長久，那時，我們將幸福地在一起生活了……。

這封信變成了家中的福音。我們時時刻刻讀它，我們把它拿給每個人看。真的，十年之中，許勒叔父不再有消息寄來，但是我父親的希望，隨着時光的消逝，而逐漸濃厚起來。我的母親也時常說：

——如果這個好許勒回來以後，我們的環境要改變了。這是一個有辦法的人！

每星期日，當我的父親注視着天邊駛近來的巨大汽船，在空中噴射烟圈之時，我的父親總重複他那句永久的話：

——噫！如果許勒在那裏，何等奇怪！  
我們幾乎希望看見他揮動着手，叫道：  
——噲！費利普！

那時我的大姊，年已二十八歲；二姊二十六歲。她們還不曾結婚，這是衆人很大的痛苦。

一位求婚者，終於跑來向二姊求婚了。這是一位職員，雖然並不富有，但是身家清白。我始終確信許勒叔父的書信，在某一天晚上，給他讀了以後，方始使這位青年，不復疑遲而決定了一切。

我們急忙地接受他的請求，大家決定結婚以後，闔家到傑賽去作一次短期的旅行。

傑賽是窮人理想的旅行地點。那地方並不遠；我們乘船渡過海洋，便到了外國，這座小島是屬於英國人的。這次傑賽的旅行變成了我們的大事，我們唯一的等待着，我們每時每刻的夢想着。

我們終於出發了。我覺得當時的情景宛如昨天一樣：輪船靠在格朗維勒碼頭升火待發；我的父親，手足無措地監視着三個苦力搬運物件；我的母親就憂地拉着我未曾結婚的姊姊的手臂，自從那一個走了以後，她好像失望了，像一隻雞籠單獨地留在窩中一樣；在我們的背後，便是新婚的夫婦……。

輪船鳴了。我們上了船，那商輪離開碼頭，駛入有如青色的大理石桌子的平靜海面。我的父親露出他的肚腹，揭起他的禮服，其上的斑漬便是當日早晨仔細地揩擦掉的，它發散着那股安息油的氣味，使我會想起星期日的來。

突然，他瞥見兩位佳麗的少婦，其旁有兩位紳士將牡蠣送給她們。一個年老而衣衫襤褸的水手，用小刀剖開那些介殼，呈給紳士們，

再由他們遞給這些婦人。

她們用一種精巧的姿勢吃着，將細潔的手帕襯着介殼，把嘴湊過去，以免弄污她們的衣服。然後她們用一種迅速的小動作，飲下殼中的水汁，再將空殼投入海中。

我的父親無疑地已爲這種在船上吃食牡蠣的優美姿勢所吸動……他走近我的母親和我的姊姊，問她們說：

——你們要不要我送幾只牡蠣給你們？  
我的母親遲疑着，因爲費錢的緣故；但是我的兩位姊姊立刻接受了。我的母親用一種反對的語氣說道：

——我怕使我胃痛。你祇要給孩子們吃一些够了，但是不要太多，還要使他們生病的。  
然後她回過頭來看看我，又說：

——至於約瑟，他用不到吃，小孩子是不可以放縱的。

於是我留在我母親的身旁，覺得這種分別很不公允。我用眼睛看着我的父親，他莊嚴地率領他的兩位女兒和他的女婿，向那擺碟的水手走去。

那兩位少婦已經走了，我的父親指示我的姊姊們，怎樣吃才可以不使水汁流掉；他還要



做一個榜樣，便取了一隻牡蠣。當他試着學習少婦之時，他立刻將水汁完全潑翻在他的禮服上面，我聽得我的母親嘖嘖着：

——他還是安靜一些的好。

然而，忽然我的父親好像不安起來；他突然向我們走來。我覺得他面色非常灰白，眼睛射着奇怪的光彩。他輕輕地對我母親說：

——奇怪！這個剖牡蠣的人，真像許勒。

我的母親慌張地問道：

——那一個許勒？

我的父親答道：

——但是——我的兄弟——如果我不知道他在美洲得意，我一定相信是他了。

我的母親驚懼地，喃喃地說：

——你瘋了！既然你知道這不是他，爲什麼說這些廢話！

但是我的父親固執地說：

——你去看看吧，克拉麗絲！我願意你自己親眼去確定他。

她立起來，走到她的女兒身邊。我呢，我也注視那個人。他年老，污穢，臉上全是皺紋，專心地工作，目不旁顧。

我的母親回來了。我覺得她在發抖。她很

快地說道：

——我相信是他！你去問問船主看。不過，謹慎一些，現在不要讓這流氓再落在我們的手中！

我的父親走去，但是我跟着他。我覺得異常感動。

船主是一位高大的紳士，身體清瘦，留着長鬚，在甲板上神氣地踱着，好像他正在指揮船隻航行印度的樣子。

我的父親頗有禮貌地走近他，一面詢問他的事業，一面又稱贊他。

他們談論載運我們的輪船，然後談水手們。末了，我的父親用一種顫動的聲音問道：

——那邊有一個年老的剖牡蠣的人，好像是很有趣的。你知道一些這個人的事情嗎？

船主回答說：

——這是一個年老的法國流氓，去年我在南美發現他，把他重新帶了回來。他好像有個親戚住在哈佛，但是他不願意回去，因爲他欠了他們一些錢，他名叫許勒，——許勒·達爾孟許，或達而芳許。總之，像這樣的一個名字。他在那裏似乎曾有一個時期頗爲富裕，但是，你看，他現在變成這種樣子了。

我的父親面色鐵青，喉嚨梗着，雙目怒

視地說：

——啊！啊！很好……很好……這並不使我驚奇……謝謝你，船主。

於是他走開了。他走近了我的母親，跌坐在長櫓上，口吃地說：

——是他，真是他！

接着他問道：

——我們怎麼辦呢？

她活潑地答道：

——應該叫孩子們離開他。既然約瑟知道了一切，他可以去喚他們。尤其要當心不要讓我們的女婿起疑。

我的父親好像受到了打擊，他喃喃地說：

——真不幸！

我的母親突然變成激怒，說：

——我始終懷疑這賊子不會作什麼事情，而將重新掉在我們背上的！一個達佛朗許往往有這種事的！

她又說：

——把錢給約瑟，讓他現在去付清那些牡蠣賬。

她站起來，給我一枚一百蘇的錢幣，他們

## 出國

楚夫

汽笛怒吼了數聲，船員們吊起了鐵錨，海底的車葉奏出我們別離的曲調，船頭已對正着東方遠程，

我含淚的眼睛悵望着良朋的揮手。

別了吧！祖國！

我執着你在掙扎中的血手握別！

別了吧！朋友！

時代的嬌兒們正英勇地向真理追求！

我前面展開着渺茫的波濤，

你們是留在煙火最濃的地帶。

好吧！我們今日在凄苦中握別，

明天在晴朗的國土裏再來個盛大的晤會。

我們互相的祝福：『珍重！珍重！』

秋風吹動我悲感的心胸，

我難忍的想到一切殘酷的迫害，

好吧！我們都等着光明和勝利的誕生！

便走了。

我的姊姊們，驚奇地等着他們的父親。我承認說，母親稍微有一些船暈，於是我問那剖牡蠣的人。

——我們欠你多少錢，先生？我心中想叫他叔父。

他答道：

——兩法郎五十。

我給了他一百蘇。他把零頭找還我。我注視他的手，一隻水手的可憐的繡髮的手。我注視他的臉，一副蒼老而困苦的臉。我憂愁地自言自語說：

——這是我的叔父，我父親的兄弟，我的叔父！

我給他十蘇酒資。他向我道謝：

——上帝保佑你，我的年輕的先生！他說話時，帶着窮人接受布施的語氣。我想他一定在那邊求乞過的！

我的姊姊們互相注視着，奇怪我的豪爽。當我將兩枚法郎還給父親之時，我的母親奇怪地問道：

——要三個法郎嗎？——這是不可能的。

我用堅決的口氣說道：

——我給了十蘇的酒資。

我的母親一驚，注視我的眼睛：

——你瘋了！把十蘇給這個人，這個乞

丐！

在我們前面的天邊，有一塊淡紫色的影子，好像在從海中伸出來了。這是傑賽。

當諸人走近碼頭之時，一股強烈的慾望，升上我的心頭：我想再見一次我的叔父許勤；我想走近他，對他說幾句安慰與柔和的話。

但是因為再沒有人去吃牡蠣，他已不見，無疑地他已跑到船底下去了。

於是我們搭了聖馬洛的航船回來，免得再遇見他。我的母親不安之極。

我從未再看見我父親的兄弟！

這就是你有時看見我把一百蘇給予貧人的原因。（選自『人世間』）

上海福州路六八七弄三十號

**大興公司**；是讀書界與出版

界的忠實服務者，請

君以任何方式，試試它的服務成績。

電話：七六七六八號



## 觀禮記

包善傳

望着這張長長的菜單，我的嘴有點兒濕潤了。燉雞片，炸胖球，鹿胛肉，還有烘蠔子……

是沒有成功，因為在舉行這些怪禮時，外國人是不受歡迎的。

忽然運氣來了。以前在慕尼黑會做過

這席盛宴是爲了慶賀一個奇異的婚禮而設的。我居然也被邀請參與這大典，在我真是夠幸運的了。這是件新鮮的納粹式婚禮，在這典禮中，據我所聽到，沒有莊嚴的宗教宣誓，也沒有十字架；代替宗教宣誓的是「希特勒萬歲」，代替十字架的是卍字徽章。

我秘書的那位女子跟一個衝鋒隊隊員訂婚了；當地的青年伙伴們堅執着要新郎和新娘舉行納粹式婚禮。這女子的姓名恕我不敢洩露。我叫她蘇斐，這是她以前替我工作時的渾名。

進行婚禮的地點是在柏林郊外，夏洛登堡（Charlottenburg）對過。我是乘公共汽車去的。那兒沒有出租的婚禮車。婚禮就在當地的集會廳舉行。

我寫這篇東西絲毫不含政治意味。我是個遊歷者，我喜歡看各式各樣稀奇古怪的景物。我會聽得說，在柏林較新的潮流趨向中，這種新式婚禮真是風行極了，因此我幾次三番想設法獲得他們的邀請，可

挺像那些狂熱的新選舉日。

此我幾次三番想設法獲得他們的邀請，可

應外寬闊的人行道上，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地擠滿着整隊的衝鋒隊隊員。樣子

唯一悅目的觸境就祇一球球類似矢車菊的小藍花，這是新娘的母親用爲裝飾在廳的窗架四周的。它們被納粹的旗徽擋蔽了一半。

新娘親自前來招呼我，她的妹妹引我去坐在靠近廳前的一把硬木椅裏。營營的談話聲，鏗鏘的軍靴聲……隨後，有人以手風琴奏了一曲納粹「夜鷹之巢」，將時間輕快地消遣掉了。

三三兩兩地，人們開始到啦，我就不再覺得冷冷的。驟然琴聲停止，外面起了些雜亂聲，表示新郎來了。

有幾聲喝采。事實告訴我，新郎同他的年青債相都已喝醉了。通紅的臉，躁急的眼，不穩的步伐，這位新郎想打從人堆中擠向廳前去；但是「祭壇」還不會預備妥當，所以祇能讓他等着。

這「祭壇」實在可算是今天典禮中最叛宗教的一部分了。一條長長的，低低的桌子，一端緊靠着牆，桌上覆了一面旗，旗上是張配着銀框子的領袖的像，像上的

長桿上交叉地懸着兩面旗。

桌前兩碼處又放着一條桌子，上面複着有當地青年團標識的納粹黨旗。旗上安置着一個青銅碗，碗裏放着棉毛和焦煤。

棉毛浸在酒精內。當新郎到臨時，一個穿制服的衝鋒隊隊員走至桌邊把它點着了火。一舌火焰跳出銅碗，像一炷火炬似的照亮了整個禮堂。叛宗教嗎？或者是。但也怪動人的。

最後我纔知道大家都在等待什麼，原來大家在等待銅樂隊。街上送來了一陣銅樂聲，他們進來了，一共十八人。有兩個鼓，長頸喇叭，軍號，以及其他銅樂器。他們分列在廳邊，於是一切都顯得忙了。

這位供聖職的衝鋒隊隊員坐在桌邊，手裏擎着火炬碗，開始誦讀公文：

「你們承認，你們不需要教士聆聽你們忠心的宣誓，你們也不需要基督教會和牧師的祝福。你們的幸福就藏在你們對國家所盡的義務中……」

「請准許我，」這位衝鋒隊隊員最後

站了起來，把公文摺好，將新娘的右手放在新郎的手裏。他問他們是否同意他剛才所宣讀的一切。他們輪流着輕聲地說：

「這是對的（Das ist recht）。」

接着，銅樂隊演奏「大德意志全能國」，我們唱得津津有味。

「你們是依國家社會主義者的世界哲學而結合的，」當我們又坐下時，這位衝鋒隊隊員這樣說。他致了一篇長長的詞，講的是青年夫婦對於國家應盡的義務，他們的優生責任，以及家庭和家屬合作的可喜。這不禁使我想起了英國教會的「婚姻是為生育孩子而創設的」那定義。兩者極堪互為闡發，祇是納粹黨更口口聲聲地把它喊作義務罷了。

「婚姻是日耳曼血族的堡壘。它是永生之路。」這對快樂的新夫婦，手握着手，站在熊熊發光的銅碗前虔誠地默誦着。於是樂隊又奏了。

這回奏的是貝吐芬的「我愛你」，我們雖站着出神地聽，眼睛卻都凝視着那個

銅碗，現在它正吐着一縷烟氣。我們並不附和着唱，因為這首歌的原意是祈禱上帝祝福新婚。

坐在那最高桌子邊的一小羣人中，另一位起來致詞了，我們便坐下。他講的是一篇更悅耳的「福音」。關於青年健康和服役的美麗。他的意思認為站在我們面前的青年夫婦應該互相服役，互相熱愛，更應服役於國家，熱愛國家；恰如他們服役於希特勒，熱愛希特勒一般。接着婚禮宣告結束。樂隊整步而出，把他們的樂器暫時放在廳內。新郎和新娘應酬了一周，便步出廳去。

當我們都到了外邊時，他們便從大「祭壇」上取下旗來，擺起鹿腓肉等喜筵。我們回進廳時，祇見椅子都已圍繞着一排排地安佈好，如同村裏舉行的跳舞會，而「祭壇」上却早已塞滿着食物，堆得高高的。高脚的，容果子酒的玻璃杯互相授受着。穿茶褐色制服的希特勒青年團員暫充侍役。

這對青年夫婦可真愉快極了。他們雇了一葉扁舟，便把他們剩餘的黃昏消磨在黃珊瑚湖上。



## 阿根廷京城大典當一瞥

孫寶

在阿根廷京城旅居不久的外僑，都不等雜物，人們非至一籌莫展，決不願踏進免要向阿根廷人問着，「那名叫 Casa De Ventas 的是什麼場所，是不是百貨商店呢？」

原來那所富麗堂皇的 Casa De Ventas 是一所市立典當，表面看來，却像百貨商店。其實，它是一種新奇的商業，其總所和六處分所僱用職員逾一千一百人，營業以利民爲目的，貸款所收質物中，縫衣機達一萬具，鋼琴達二千五百具，可見其規模之大。它還貸款各城市，以助築路還債。一九三四年間貸予阿根廷京城市政府的借款，達二千一百萬披索，約合美金四，八三〇，〇〇〇元。

外國尋常的典當，都設在陋巷，無非是一所污穢的小房屋，櫥窗裏亂堆着舊錶

等雜物，人們非至一籌莫展，決不願踏進典當的門。

在阿根廷京城却不然。那裏的典當是由政府管理，市民出入典當，就像進銀行一樣，大模大樣，毫無愧色，它對貧困市民無不盡力服務。

這所典當設在市中心，是一幢精緻的五層樓新廈。質物未經贖回的，在拍賣前數天公開陳列。櫥窗若干，成半圓形，其中布置整潔精雅。可與百貨公司相頡頏。例如，一個櫥窗裝飾成餐室，便陳列着優美的桌椅，碗盞，繪畫，電鐘，下附小籤，註明號碼和最低標價。其他櫥窗，分陳各色無綫電機，皮貨，打字機和樂器，無不布置得寬敞悅目，有條不紊。

拍賣室中最有趣的人物是一種代辦。你若不能親自到場購物，祇須付五分錢手續費，並付百分之二十的押櫃。拍賣時便有代辦替你出價，最多到你暗中預定的代價爲止，也許不滿你所指定的代價，便成交了。

顧客購貨，還有一種便利。假如你想買某種物品，而不見陳列着，只須留下你的姓名和電話號碼，等這物品有出售時，便會通知你。這種服務精神，對於質物者和買客，真是兩全其美。買客隨心所欲購得物品，既無不便，又不浪費時間。典當方面售出貨物，所得利潤，扣去應得息金，將餘款交還質物原主。

這所典當的轉角處，面臨小場，是一所估價室，出入人們川流不息。阿根廷京城市民持物典質，司空見慣，他們可說是靠借債度日。無論購置衣服以至汽車，莫不分期付款，他們性好揮霍，於是不得不乞援於這所市立典當。

一般市民走進估價室，從容不迫，正像走進其他公共場所一樣。估價室對質物者也像普通店舖對顧客一般的彬彬有禮，

請他在小房間中候着，由職員將待質物件攜給估價員。質物原主和估價員永不見面，以免勾通。估價既畢，質物者得款離去，決不爭多嫌少，蓋深知所得押款，必較其他私人當舖為多也。

這所典當收受任何種質物，貸款亦無限制。它會收下鑽石一枚，押款十二萬披索之多（約合美金二萬七千六百元）。它又會收下飛機一架，後來不得不以十元左右的代價賣去。結婚禮服與質的很多，但結婚戒指非到山窮水盡，不肯輕易與質。縫衣機與質的也很不少。這所典當為節省堆積地位，及便利原主計，常准原主留着縫衣機應用。

這所典當常被入呼做阿根廷京城的藏衣室，因為有些人典質衣服，祇是將其貯藏着而已。

有些人典物後，按期付息已逾十年。曾有某婦典質鋼琴一具，已歷二十五年之久，典當管理處便決定將它交還原主。典下的望遠鏡，不在少數，原來有些人賽馬

輸了，星期一日質去望遠鏡，到星期六領得週薪，再去贖回，照常看跑馬去了。可是賽馬入迷的，並非個個能贖回質物。例如某洗衣婦曾將顧客托洗的襯衫質去，得款賽馬大負，顧客索衣時，竟出當票讓顧客自己去贖取。

惟這所典當的職員都不准入跑馬場。他們的薪給優厚，且有種種安居樂業的待遇。例如月薪不滿一百零四元的，誕生一

孩，便得津貼一百披索（約合美金二十三元），另外還贈送嬰孩的坐車和衣衫。

這所典當自一八七八年成立以來，確能忠實履行其為公眾服務的使命，今且積極從事慈善工作，每年將貧民所質的冬季衣服和毛毯，抽籤發還。一九三八年曾資助醫院建造肺病療養室和門診室，以利貧病。南美洲一帶人稱它為「有良心的典當」，實當之無愧。

註冊商標  
1940  
橡膠業之驚人發明  
避濕軟本膠底  
回方富強  
正泰信記牌膠  
出品  
各商大公司及  
鞋店均售



## 古巴是美麗之鄉

郭里

女人也許是古巴最佳的土產吧。她們的美

是我這支禿筆所不能形容的。她們都很喜歡著黑色的服裝。她們在早上出外購物的時候，也許要穿花色的服裝，但一般都不及黑衣裳來得莊重，優美與高雅。她們的嫵媚是非常不可思議的。我所要說的一切恐怕沒有辦法描寫她們的全部生活。她們是天生的尤物，又聰明又伶俐，但她們却什麼事都不做——這就是說，她們除了整天在電話中同人談天外，是無所專事的。她們的日常生活是和電話筒交不清的。老年的婦人有時候是做些慈善的工作，但青年女子却在照顧她們的美容。她們化裝得太過火。她們的肌膚像牛奶一般白。她們很會吃東西，但她們的身材却依舊如柳絲一樣的細弱。她們整天的生活是吃飯玩紙牌，吃過了飯又玩紙牌，玩過了紙牌，她們又要化裝起來，因為她們如能說服她們的丈夫，也許她們能和他們一道去跳跳舞。

古巴是充滿了美麗，趣味與愉快的地方。

「苦惱」這個辭兒在這里是無地容身的。這里的人無論有錢或沒有錢都是一樣可以辦到同樣的事情。他們同樣可以嗅，看，叫與談情說愛。沒有錢的時候，兒童們是可以裸體遍街跑，吃吃香蕉。這是多麼安樂與自由啊！

從前一個奴僕必須服侍整個古巴的家庭的。這位奴僕是一位廚司，主人可以隨意把她租出去替人家燒宴會的茶。古巴的家庭生活可以說是極盡浪費之能事。古巴人興之所至，常常不惜變賣全部田園，做他們全家赴歐旅行的費用。這種舉動，早已著聞宇內了。

上述的一切，並不能說古巴是缺乏堂皇的地方。屋宇都是混合西班牙，法國，殖民地與英國的建築形式，美到極點。尤其是那開豁的大理石更加可愛。這里有浪漫蒂克的陽台，庭院，花園和噴水池。大張筵席的時候，桌上都是充滿了蘭花，以及紅紅綠綠的東西，真是富

麗堂皇。即席所談的話也許是關於鄉下的貧窮，或者是數年前由糖業所賺來的家產。那個時期，人們稱之為「百萬的跳舞」。

古巴人追求着愉快的生活。他們有的是趣事的開胃物。他們永不去睡覺，因為月亮實在美得使你可以在她下面展開情書，假使你有情書的話。他們異常歡喜參加狂歡節和穿紅紅綠綠的衣服。

這裏是沒有人關心時間的。我看見過幾隻鐘，但沒有人注意它們。一個半鐘頭的遲早並不算一回事。人家請你在七點鐘會他，可是有許多人都姗姗來遲地直至八點半或九點鐘才光臨。你要到鄉下俱樂部喝茶，七八點鐘到那裏已是太早了。

我對古巴第一件不滿的事情就是我們在還沒有到過那邊以前，我們都知道古巴的情歌是非常著名的，殊不知我們到了那裏的時候，却半聲聽不到，你看奇怪不奇怪。我好像瘋子似的到處跑來跑去，打算聽聽古巴的情歌。倘若你走進一間餐室，在那裏你可以聽到可愛的音樂，可是每兩分鐘之間，街車却有十分可能會把它切斷，真是掃興得很。

我的第二件不滿的事情，就是那種特殊的古巴喧聲。我是住在維達多地方一間美麗的大理石屋子裏，四圍都有樹木。我是因為討厭了紐約長期的冬天，所以才到那裏來的。殊不知每天早上一到了六點鐘，我就被一位大聲喝叫的人喚醒了。那個人這樣喊着：『二十八和十

一——二十八和十一——』這分明是輪盤賭的叫聲。你每星期可以贏輪盤賭七萬元，假使你贏的話。所以也許這是值得叫醒你的。七點鐘的時候，我剛剛又睡了片刻，送牛奶的人來了，大鐵門鏗鏘地響了一下，他就砰然一聲地將牛奶放在大理石的地板上。接着鐵門又鏗鏘地響了，福特汽車聲嘩嘩地開走了。八點鐘的時候，有一個人叫喊着，『橘子，菩提子，——』的聲音，我不講下去了。

在事實上，你是會喜歡這些噪聲的。你怨氣沖沖地推開百葉窗，但當你遇着了光明，燦爛而溫暖的太陽時，你就會非常喜歡你已經醒轉來了。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一種古巴的觀點。當你聽到噪聲時，你便明白一切都是大吉。

但這裏的土著樂隊究竟是怎样演奏呢？這一個海島是四面環海，時時都有微風吹來。海水的顏色好像是溶化了的孔雀，而沙灘却與撲粉

的黃牛無異。房子的建築方式都是配合熱帶；而生活亦適應於氣候的。這是多麼精巧，多麼令人稱心悅意啊！你可以在樹蔭底下的戶外用膳。所有的樹木都在開花，矯健的樓欄，還有從花叢中傳入的古巴樂隊的歌聲。

真正的古巴人是歡喜一個靜默的女人，而女人們却歡迎巧妙的戀愛方略。整個哈伐那城都充滿了伴娘。古巴最能迷人的女人是一位有了十七歲女兒的寡婦，但她仍然不敢拿名譽去冒險來接受一個男人的訪問，或跟他一道出去吃飯，除非別的女人也同他們一齊去。古巴女人之於兒子，正和母雞同鷄子一樣。她們鼓着翅膀，愛護他們，並且大量地生育。

古巴人的行動是全家一致的。倘若家中有一個人要出門兩三日，那麼就有七八個人或十幾個人到火車站送行。倘若有人逝世，他們便就穿起深黑色的衣裳來，以示永遠地記念他。你當然不能希望古巴女人那種奶白的肌膚也來分享一點你對太陽的熱誠。他們是關着百葉窗坐在那裏用午膳，有的甚至連電燈都關起來。

我是慣於打開百葉窗而讓太陽照進來的。起初他們是異常恐懼，不敢入內。後來他們進來了，但他們是戴着有色的眼鏡。在冬天的時候，

你也不能希望他們去游水。他們是白白地錯過了這溫柔可愛的季節，而等待着春天的來臨，他們才敢到沙灘去。

還有許多事情可以做。在鄉村俱樂部裏，有一個全世界最佳的哥而夫球場。那裏也有賽馬和遊艇俱樂部。有異趣的獵鴨和捕「速木魚」的玩意兒。有古老的城市，隨處還是保留着西班牙帝國時代的建築物的放風。古舊的聖克拉拉修道院是個令人銷魂的地方。它的建築好像是自成一個小城市——公共的浴池，墓場，和工場等莫不應有盡有。從前有一位很有錢的女人很想入這個修道院。她的父親不贊成她進去。但她一定要進去，所以她家人就在那個小城市的曠場中央，替她蓋了一間小屋子，在那裏她可以同僕人一起住。

古巴的孤兒院也相當出色。它不是在城外，而是建立在城中的。在熱鬧的街邊，你可以推開一個窗門，像把一封信送人郵筒一樣地將嬰兒送進裏面去。什麼問題都沒有，也沒有什麼文件要你填寫。鈴一響，一個尼姑就會跑出來，抱去被拋棄的嬰兒，那就算是你把它放在孤兒院了。

有一天我到甘蔗園參觀煉糖的情形。我在



那裏住的是古式西班牙屋，庭院中充滿了各色各樣的花卉，而浴池却比紐約公寓的還要大。

參觀製烟更有趣。你看他們揀選那些烟葉的優劣，和製造的藝術是多末巧妙！這正和製造磚塊一樣的製法。

在馬麗安諾地方的萊萊答斯區，你可以看到白種人及有色人種，西班牙的回力球員在跳舞尋快樂。在那裏你可以看到真真的迪巴舞。這種舞的動作和意義，在一個清教徒的國家裏，實在是很難解釋的。一隊樂隊伴奏着許多人跳舞，後來又是一批人帶着他們自己的樂隊，演奏自己的旋律。更有三隊樂隊同時演奏三種不同的旋律。

萊萊答斯區可以說是住宅區和燦爛的夜總會區之間的富人區域。萊萊答斯這個字的語源是出自「煎」，“Fry”字而來的，因為該區的人們都喜歡吃煎菜。

我很喜歡吃古巴菜。因其燒得非常新鮮適口。一切烹調學的規矩，在古巴廚房裏都被破壞無餘了。古巴人的胃口極強，他們時時刻刻要吃東西。在兩餐之間，你可以乘汽車到外面去送兩個鐘頭，你可以整天地停止在那可愛的大汽水店門口，跑進去飲點什麼液質的東

西，或吃一點用本地水果所製的冰淇淋。水果真是熱帶的特產。當你目不轉睛去望那些青香撲鼻的水果時，你也許可以在酒排間裏自由地飲一點果汁。最奇特的，就是古巴人都喜歡將他們的產品分送給人家不取分文。至於對鷄尾酒的釀製法，他們却極盡競爭之能事。

或者你想喝幾杯熱的牛奶咖啡罷，牛奶是先倒入杯中，然後再沖點咖啡。有時候，古巴人在睡覺以前飲點巧格力。隨便什麼食物都足使人們多耽擱一些時候。古巴的咖啡舉世無匹。他們常常提起咖啡，討論它，慢慢地飲它，好像它是具有無窮的味道。——這可以說是古巴人飲咖啡的儀式吧。他們要用咖啡的時候，才把咖啡子磨成粉，但這是在吃以前半點鐘，才這樣做的。

我最喜歡「國家酒店」，因它非常富麗堂皇，並且是位於哈伐那與維達多之間。近於哈伐那的中央是賽維拉酒店。倘若你在那裏住久了，開銷並不怎樣多。其他如總統酒店，皇后酒店，及林肯旅館都是比較便宜的。餐室以世界餐館，弗羅里達，及巴黎餐室為最佳，它們都是位於美麗的方場；查拉戈查是以海味著名的，其他如梅亞美及小梅亞美兩間也不錯。

至關於夜總會者，有「冬季娛樂場」，這是和歐洲的蒙的卡羅一樣。而「夏季娛樂場」却是設在戶外。「聖蕭齊」完全是和仙境一般，在那裏，你可以在熱帶的花叢中吃飯，並且可以迎着那些富麗的樂聲而起舞。查都馬德里也是值得一遊的地方。在皓月當空的夜裏，你可以到「陶爾賽諾姆勃」去吃午飯，或者到「里奧的克里斯托」這些地方去，那裏有河流和五彩的石頭點綴着，真是可愛極了。

離開哈伐那半點鐘的路程，有一個叫做柯芝麻的地方，它是靠近一個舊砲台的，那裏的海味著名於全古巴。再過去一個鐘頭，馬里爾就展現在美麗的路上了，在那裏你可以大吃龍蝦，還可以參觀海軍學校。

倘若你已經舒服了的脊骨和那些令人不忘的迷人的古巴旋律以外，再帶一點東西回來做紀念的話，那麼你可以採購點木碗和用本地木料製成的香烟盒子，香水，肥皂，皮袋，鱈魚拖鞋，和鱈魚皮，這些東西都可以在哈伐那最大的公司叫做「恩于多百貨公司」裏買到。雪茄烟是這裏的特產，手工業品更精美無匹。事實上，古巴的一切，除嘈聲而外，什麼都算是富麗堂皇的了。（摘自「天下事」）



## 老敲鐘人

孫昆泉

本文原作者柯洛連科生於一八五三年，死於一九二〇年。初在印刷所當校對人，因為文章觸犯忌諱，曾經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兩次。那裏雖然冰天雪地，極頂荒涼，但對於他以後的著作，影響很深。柯氏所擅長的作品，是短篇小說。本文也為他的傑作之一，他以美麗的筆調來敘述老敲鐘人密海依契的悲哀，滿紙流露着情感，而使人感動。——編者

天已昏黑了。

在一座松林裏的一條遼遠的溪流底高岸上屹立着的那座小村落，現在已被圍在繁星の春夜所特有的微光中了，那時從地面上升起來的薄霧加深了樹林底陰影，並且將銀藍色的煙霧充滿了廣漠的空間。……一切是多麼淒清，多麼沈鬱又愁慘啊！

村落正在安靜地沈夢着。

卑陋的小屋底黑暗的輪廓只是淡淡地顯出；處處燈火在閃着微光；時時你可以聽到一扇門在軋響着；一隻狗底吠聲會突然地發出又消歇；偶然地在黑暗的樹林外一個行路人底，或是一個馬夫底形影會出現；或是一輛小車會帶着顛動的聲音經過。這些便是幽寂的林地底居民，正在齊集到他們底教堂裏去集會，去祝賀他們的大春節。

教堂是造在一座小山上，在村落底正中。牠底窗都是明亮的。他底鐘樓——一座古舊的，高聳的，並且黑暗的建築物

轟出在蔚藍的天空。

老敲鐘人走上鐘樓時，那樓梯底梯級發着響聲，並且不一會兒，他底望像一顆星似的小提燈突然地躍入了空間。

老人走上那峻峭的樓梯去是很艱難的。他底兩條老腿已經服役滿了牠們底年限，而他底目光已朦朧了。……這是一個老人獲得休息的時候，但是上帝似乎不肯就將解放頒賜給他。那老敲鐘人會埋葬過兒子和孫子；他曾護送過少年和老人到他們最後的安息處去；但是他自己還活着。真難堪！……他祝賀過復活節的次數是多得竟使他計算不清，他甚至記不起他會有多少次在此地待過他底最後的時刻。而現在上帝又要他到這兒來一次。

到了樓頂，他將手肘靠在欄杆上。

下面，在教堂底周圍，他辨得出那些陋劣地保留着的鄉村塚地底墳墓；許多老舊的十字架舒張着手臂，站立在牠們上面，似乎在保護着。處處有幼小的赤楊樹將枝條垂掛在牠們底

上面，因為新葉還未生。……萌蘗底芬芳從下面向密海依契升上去，有了這種香氣，便生出了一個永眠底愁慘的寧謐底感覺。

今後的一年他會在幹些什麼？他會再上一次這高樓，在這隻古銅的鐘下，用一種高亢的響聲喚醒這微睡的黑夜，或是他會在休息……在那下面，在墓地底黑暗的一角，在一個十字架底下，上帝是知道的！……他是等待着，但是目前主又吩咐他去慶祝那節日了。

「一切的榮耀歸主！」他底習慣於那條古信條的嘴唇低語着。密海依契抬眼向那密佈着繁星的天，在自己身上畫着十字。

「密海依契，密海依契！」一個老年人底顫動的聲音突然地在下面叫他。那個老司事仰望着鐘樓，還將他底手遮在他閃爍的，溼濕的眼睛上，却還望不見密海依契。

「什麼事？我在這裏，」敲鐘人回答着，從鐘樓上俯出身來。「你看不見我嗎？」

「我看不見你。這不是打鐘的時候了嗎？你在想些什麼？」

他們兩人都望着星斗。萬千點上帝底燈火同在天上閃搖，火一般的北斗星已經在天邊高高地升起了。密海依契凝思着。

「不，還沒到時候；且再等一會兒。……我知道要什麼時候……」

他是知道的。他用不到一隻時針。時候到了，上帝底星斗總會告訴他的。那地和天，那靜悄悄地流過那無限的晶空的白雲，那下面黑暗的松林底模糊的低語，和那被黑暗遮住了的溪流底幽咽——一切都是和他稔熟的，和他親近的。……他會在此地過了他一生，並不是徒然的。

這時他底整個的悠長的過去在他前面展開着了。……他回想到他第一次怎樣和他父親同上這鐘樓來……慈愛的上帝啊！這還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却又像怎麼短的一個時間啊！……

他又看見他自己是一個美髮的少年，他底眼睛是燃燒着的；那颯颯——不是那種揚起街衢底輕塵的風，却是一種更稀罕的風會在地面上鼓着牠無聲的翼翅——弄着他底頭髮。……那兒下面，那麼遠，那麼遠的去處，他看見有一種微小的人物；鄉村底房屋看去也是很小的，樹林直退入遠方，那上面建着村落的圓形的草原，看去非常浩漫，差不多是無限的。

「啊，牠在這裏了，只有這裏！」那老人看看那一小塊地土笑了一笑。

「生命也和那個一樣的，」他回想着。「一個人年輕的時候，他既不見牠底盡頭，也不看見牠底邊際。……」然而牠畢竟在這裏了，好似在一個人底手掌裏一樣，從最初到歸宿，

他老是在墓地底角落上癡想着。……那有什麼關係？願榮耀歸主！——這是安息的時候了。這是一條困苦的路程，他總算一生誠實地經過了牠；而潮濕的泥土就是他底母親。……立刻——他願立刻！……

現在，時候到了。密海依契重又望了一下星斗，除去了他底帽子，在身上畫着十字，於是開始去集起幾隻鐘底繩索來。

……過了幾分鐘。夜間空氣便因高聲的敲擊而顫動了。……兩下，三下，四下……一聲聲地連續着。一種沈重的，遲延的，反響的，嘆息的聲調底傾流充滿了微睡的節前的夜晚。

鐘聲消歇了。教堂中的禮拜已經開始。走下樓去，立在近門的一角裏去祈禱，去聽唱詩，這是密海依契早年的習慣。這時候，他却留在鐘樓裏。這對於他是困難的；並且他還感到異常地倦乏。他在一隻小凳上坐下了，而當他諦聽着那震動的銅鐘在消逝聲調的時候。他深沉地默想起來，他底意念是些什麼？他自身也不能將這問題解答。……鐘樓只是朦朧地被他底提燈照着。那幾隻還在震顫的鐘迷失在黑暗裏了；微弱的唱詩聲，有時從下面飄到他那裏，夜間的風吹動着那些繫在鐘底鐵心上的繩索。

那老人讓他灰白的頭低垂在他底胸前。他底心正在胡思亂

想。「現在他們剛在唱讚美詩，」他想，他想像他自己是和衆人同在教堂裏。他聽見那些唱詩班裏的孩子底歌聲；他看見那死去已久的牧師底形體在勸告集會的人祈禱；他看見千百個村人底頭，像風前成熟的穀粒一般，低倒了又昂然地直立起來。

……那些村人正在他們底身上畫十字。……許多熟識的面貌，所有他們底，和所有死者底面貌。這兒是他父親底嚴肅的面容；這兒，除了他父親之外，他底哥哥正在他自己身上畫着十字，並且嘆息着。而他自己站在這兒，顯出健康與力強底壯美，並且充滿了對於幸福與人生底享樂的不知不覺的愛慕。……

在那裏，啊，這種幸福是在那裏？……老人底心煥發了片刻，像一個將熄的火焰似地閃着一個光亮的，迅速的搖動，而一時便照徹了他過去的生活底一切經過。……艱苦的工作，憂傷，勞碌。……啊，這種幸福在那裏？一個困苦的命運可以使少年的臉兒起皺，強健的背部僵曲，並且使人像年長些的人一樣地嘆息。

那兒，在左面，在鄉村底婦女中間，俯下了她底頭，他底愛人站着。一個善良的婦人，願天國是她底！她受了多少苦，那個良好的生靈！……永恆的窮困和操作，和不能避免的婦女的悲哀會使一個嬌美的婦人憔悴；他底眼波會失去了牠們底光輝；而在每一個生命底意外的打擊之前的，不斷的，抑鬱似的憂慮底表現會改變了最秀麗的美人。……是呀，她底幸福在那

裏。……一個孩子留給他們的，他們惟一的希望和愉樂，而他是做了人類的餒弱底犧牲了。

他也在此地，他底豪富的仇敵，屢屢地下拜着，想要以祈禱來拭去會受過他侵凌的孤兒們底辛酸的眼淚；他正反復地在他自己身上畫着十字底表記，跪在地上用他底額角碰着地。

……密海依契底內心沸騰着，那時許多聖像底黑暗的臉兒從他們底壁上嚴肅地向下望着人類的憂傷與人類的罪惡。

過去的一切，在他後面的一切，……現在整個的世界在他看來像是一座黑暗的鐘樓。那兒風在黃昏中吹拂，擾動着那些鐘索。……『護上帝裁判你！』那老人低聲說，搖着他灰白的頭，眼淚無聲地淌下了他底雙頰。

『密海依契！密海依契！……你沒有睡着嗎？』有人在下面喊他。

『什麼？』那老人回答着，迅速地跳起身來。『天哪！我真睡着過了嗎？我以前從不曾那樣睡過的！』

密海依契快速地用習慣的手抓住了那些繩索。在他下面的一羣村人移動着，像一座真實的蟻山；許多閃耀着金綵的聖旗在風中招展。……那行列繞着教堂走了一圈，密海依契立刻聽見了那快樂的呼聲，『基督已死而復生了！』

像一片驚濤似地捲來，那呼聲淹沒了老人底心。……並且

在密海依契看來，似乎蠟燭光輝閃耀得愈光亮，人們底激動愈變得強烈；那些聖旗似乎變得更有生氣了；突然地醒覺的風捉住了聲音底怒濤，用廣闊的掃盪將牠們送上高處，那兒牠們和那銅鐘底響亮的，勝利的音樂合在一起。

老密海依契以前敲鐘，從不曾敲得那麼好過！

好像那老人底滿溢的心已漸漸地變成沒有生命的黃銅了；似乎那一聲聲的反響同時唱歌又悸動，歡笑又悲泣，並且，合成了一个稀有的和樂，漸漸地向看星天空上升。繁星本身在他看來似乎在閃着一種新的灼爍，在爆成火焰，當聲浪顫動着又飄流着，帶着熱愛的擁抱重新降下地面來的時候。

一個有力的最低音高聲地宣揚道：『基督復生了！』

其時兩個次中音，爲了那些鐵心底反復的敲擊而不斷地顫動着，歡樂地，反應地和着那個最低音：『基督復生了！』

還有兩個最纖弱的最高音，似乎急急地，不甘落後似地，偷進了那幾個比較有力的聲音中，像小孩似地，競爭似地唱着：『基督復生了！』

那整個的鐘樓似乎在顫抖着，搖動着；而吹在敲鐘人臉上的風似乎拍着他強大的翼翅，又重複地說：『基督復生了！』

那老人的心忘却了人生，充滿了憂慮和委屈。那老敲鐘人忘却了人生對於他已經變成了一件幽閉在悽鬱的，擁擠的塔中

的東西了；他忘却了他獨自一個在世界上——像一株被風雨剝蝕過的殘敗的老樹幹。……他間斷了那些飛向上界又重新落下凡土的，歌着又哭着的聲音，他像似被他底兒孫們圍繞着；像似這許多老人和少年底歡樂的聲音，一起流動着，溶成了一個宏大的和唱，像似他們在對他唱着，他一生沒有嘗過的幸福和歡樂。……那老人繼續拉着那些繩索，淚珠滾下他底臉來，而他底心房震顫地跳動着幸福底幻影。

下面人們正在諦聽着，又彼此議論着，說老密海依契敲鐘從沒有敲得那麼地奇怪過。

於是突然那隻大鐘猛烈地震顫着而漸漸地靜息了。……幾隻較小的鐘，昏亂了似地，發出一個不完全的聲調來；然後也靜息了，似乎在飲着那遲延的，悲慘地盪着餘音的調子，那調子戰慄着，流動着，哭泣着，漸漸地在空中死去。

那老敲鐘人力竭地往後倒了下去，倒在那張凳上，他底最後的兩滴眼淚，悄悄地淌下了他灰色的臉。

『快些！差一個替代的人來！那個老敲鐘人已敲過了他最後的一下鐘了。』

創刊號及第二期尚有存書不多，補購從速。

★英法租界登記證已在呈請中★

# 天地間

第 三 期

廿九年九月一日出版

編輯：天地間月刊社

發行：曹家祥

出版：文華出版社

總發行：大興公司

上海福州路六八七弄三十號  
電話：七六七六八

外埠：桂林：科學書店

總經售：成都：東方書店

蘭州：新生書店

西 安：西安派報社

國外總經售：星 羣 書店

分銷處：全國各大書局報攤

本期零售每册三角

品質高於一切！

人人一望而知此即握着  
臟器製劑中最高權威之

長命牌 維他賜保命 補針補丸

十年努力十年奮鬥成分名貴舉世無匹  
名廠出品精益求精功效確實脾睨一切

男用主：神經衰弱：未老先衰：腎虧遺精：營養障礙  
腰痠背痛：血管硬化：性能衰落：輔助戒煙  
女治：身體虛損：產後血虧：月經不調：久不生育  
經痛經閉：體虛白帶：面黃肌瘦：容易衰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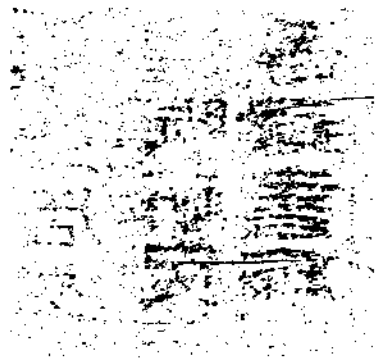
上海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上海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雄視一切之大補品

# 維他賜保命

上海信誼藥廠監製



此書經  
此列查出  
不能退換